



誤入白虎堂

白虎堂
宋江
宋江



誤入白虎堂

素材：卓尔一一

扫描：靓靓小灵狐

修图：Xuway、PCnow

丁度巴拉司、一针见血
天。河、Bloodoooo

小李飞刀

制作：Xuway

《仅作欣赏 切勿商用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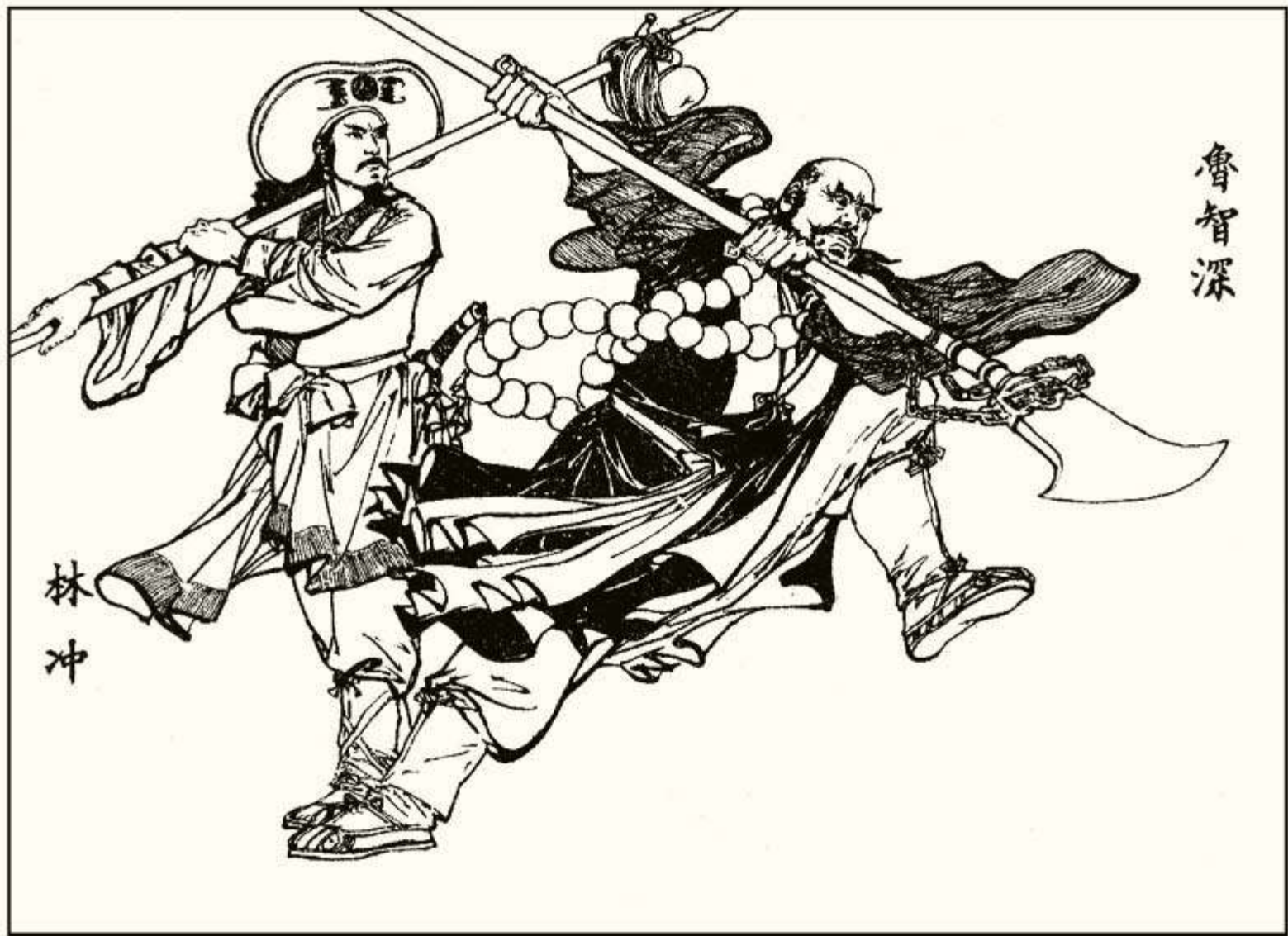
[内容提要]北宋徽宗時候，東京有個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，名叫林衝。這天，林衝同娘子和使女去寺廟燒香還願，恰遇高太尉之子高衙內也在廟內。高衙內仗勢欺人，見林衝娘子生得美麗，進行調戲侮辱，并設計妄圖霸占。最后，高太尉又設下圈套，誘騙林衝進入“白虎節堂”，給他扣上闖入軍機要地，行刺太尉的罪名，判處發配滄州。故事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貪官污吏的丑惡嘴臉。

誤入白虎堂



原著 施耐庵
改编 阿秀阿南
绘画 阿颜梅华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林冲

鲁智深

— 人物绣像 —

張教頭



錦貞
兒娘

— 人物綉像 —

富安

陆谦

高衙内



— 人物绣像 —

高俅



董超
薛霸

— 人物綉像 —



(1) 一日，林冲同娘子和使女锦儿，到东嶽庙去烧香还愿。



(2) 林冲走到庙前，忽然听得一片喝采声，从庙后传出来。



(3) 林冲叫娘子与锦儿先去庙里烧香，自己到庙后去看
看。



(4) 林冲跑到一个围墙缺口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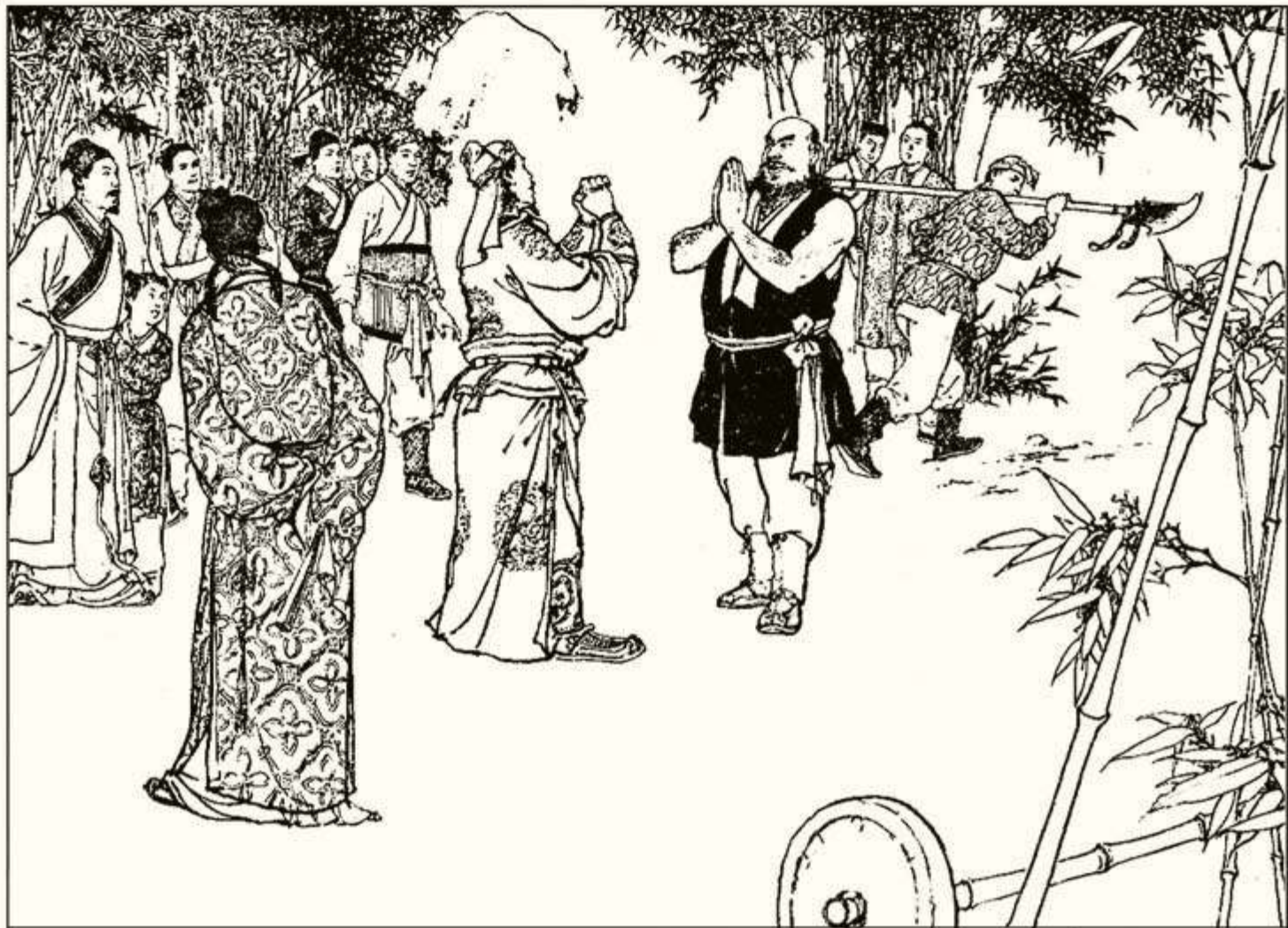
(5) 见园里一个胖大和尚，在飕飕的使着铁禅杖，使的
浑身上下没半点儿参差。



(6) 林冲看得出神，不禁喝声采。那和尚听得，收住手看时，只见墙缺边立着一位官人，生的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三十四五年纪，八尺长短身材。



(7) 和尚便問道：“那军官是谁？”众人答道：“这官人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，名叫林冲。”



(8) 那和尚就請林沖進園。林沖跳進牆來，與那胖大和尚相見。



(9) 林冲问他是哪里人，法名叫什么。那和尚说，他原是关西经略府提辖（宋朝州、郡的武官），名叫鲁达，因替人抱不平，三拳打死镇关西，无处安身，才削发为僧，法名智深。



(10) 兩人談得投机，當場結拜為兄弟。魯智深年長為兄，林沖為弟。



(11) 兩人就在槐樹下开怀暢飲。才飲得三杯，只見使女錦兒慌慌急急在牆缺邊叫道：“官人快來！娘子在廟中和人吵嘴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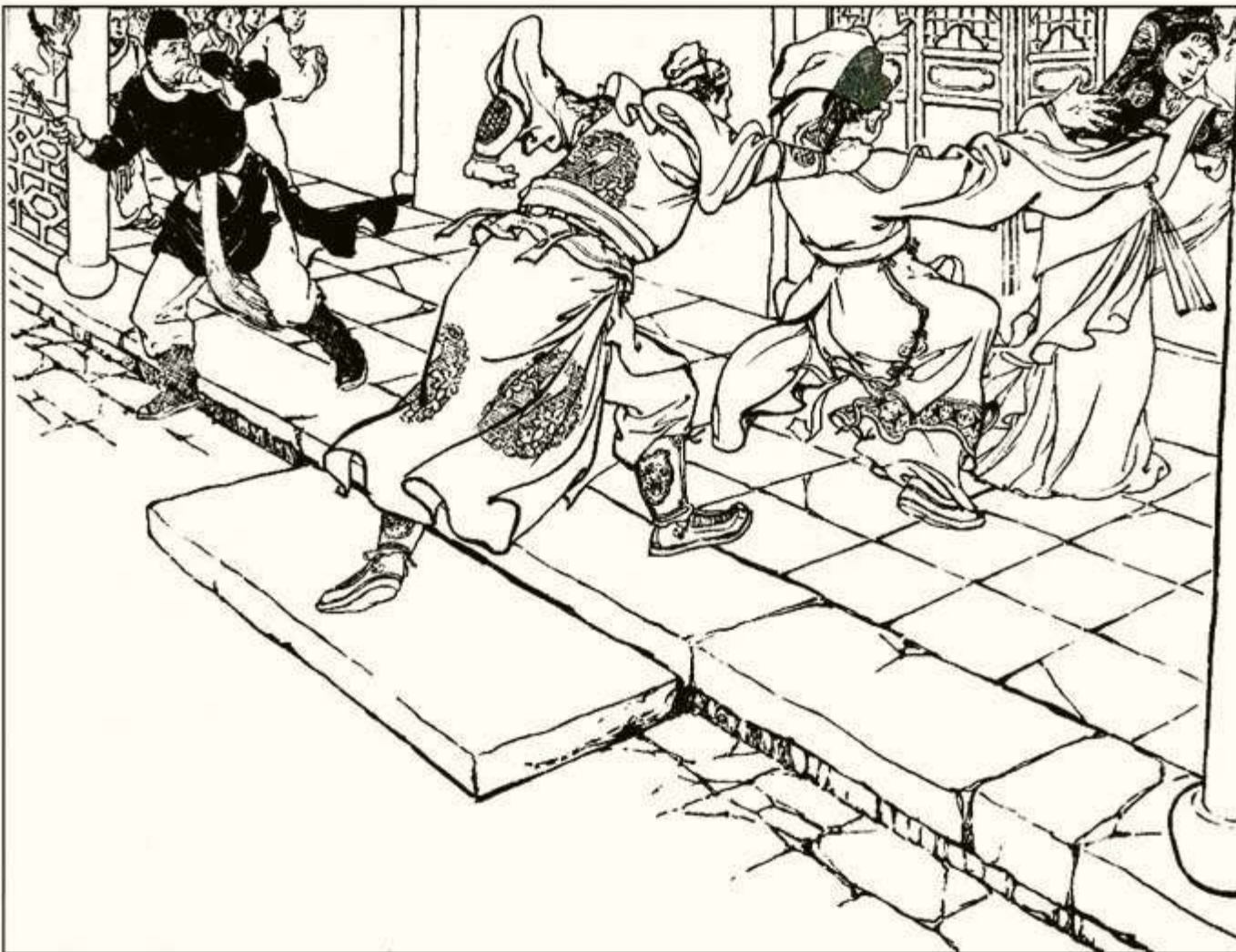
(12) 林冲连忙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锦儿道：“我和娘子正从五嶽楼下来，半扶梯上撞见个奸诈后生，把娘子拦住了不放。”



(13) 林冲听说,慌忙别了智深,跳过缺墙,直奔五嶽楼来。



(14) 林冲赶到五嶽楼前看时，见几个帮闲拿着弹弓、吹筒、粘竿，都站在栏杆边；一个后生正拦着娘子不放。



(15) 林冲抢步上前,抓着那后生的肩膀喝道:“晴天白日,调戏良家妇女,该当何罪!”



(16) 正待下拳打时，一看是自己上司高太尉(最高级的武官，职位相等于丞相)的养子高衙内(宋时对官家子弟的俗称)，一时间呆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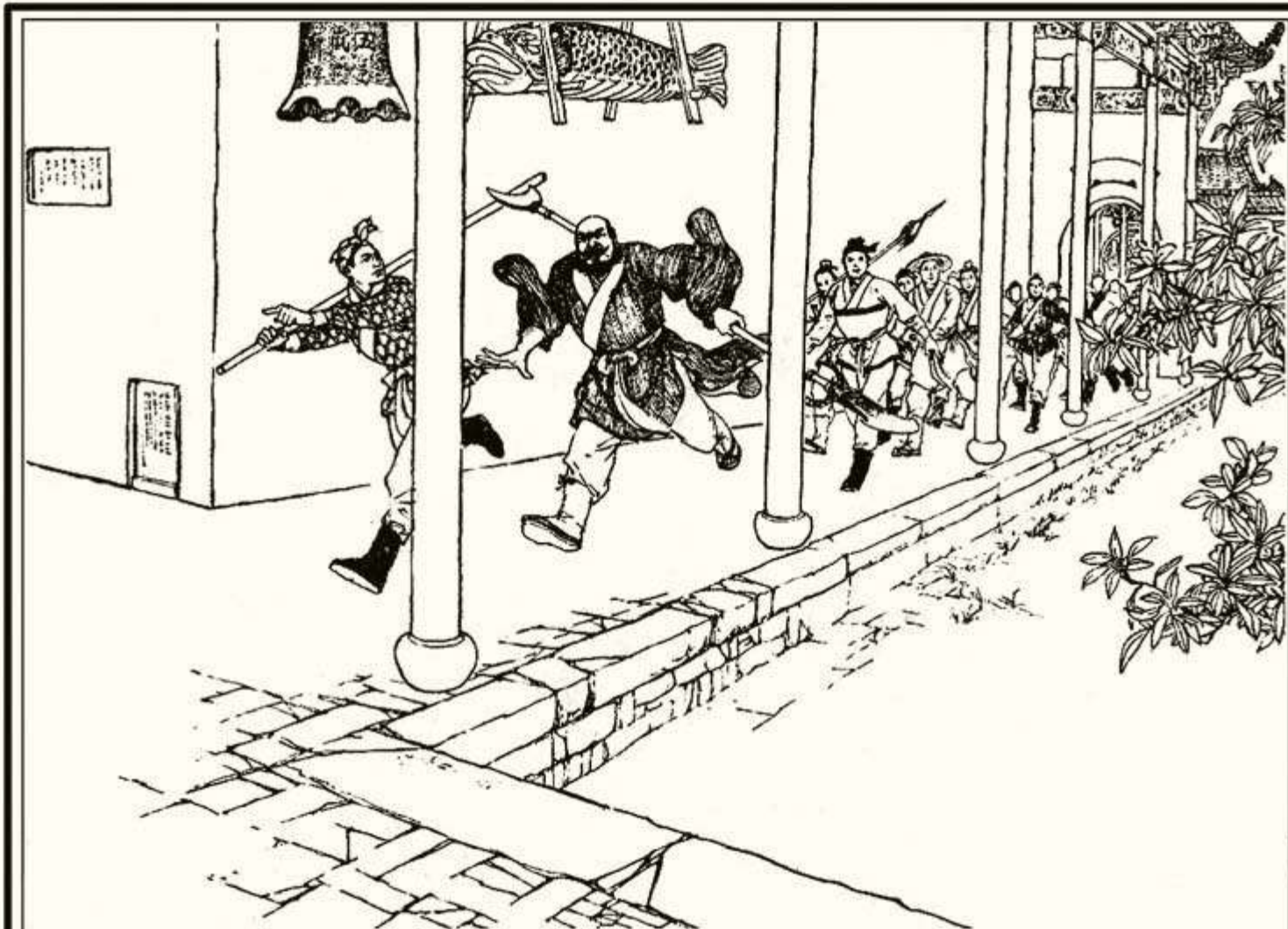
(17) 原来这高衙内倚仗着高太尉的权势，平日间专是调戏良家妇女，京师人叫他做“花花太岁”。那高衙内见林冲软了手，便道：“林冲，干你什么事，你来多管！”



(18) 高衙內的帮闲上前劝道：“教头休怪，衙内不认得你娘子，多有冲撞。”林冲按捺住怒气，一双眼睛睁着瞅那高衙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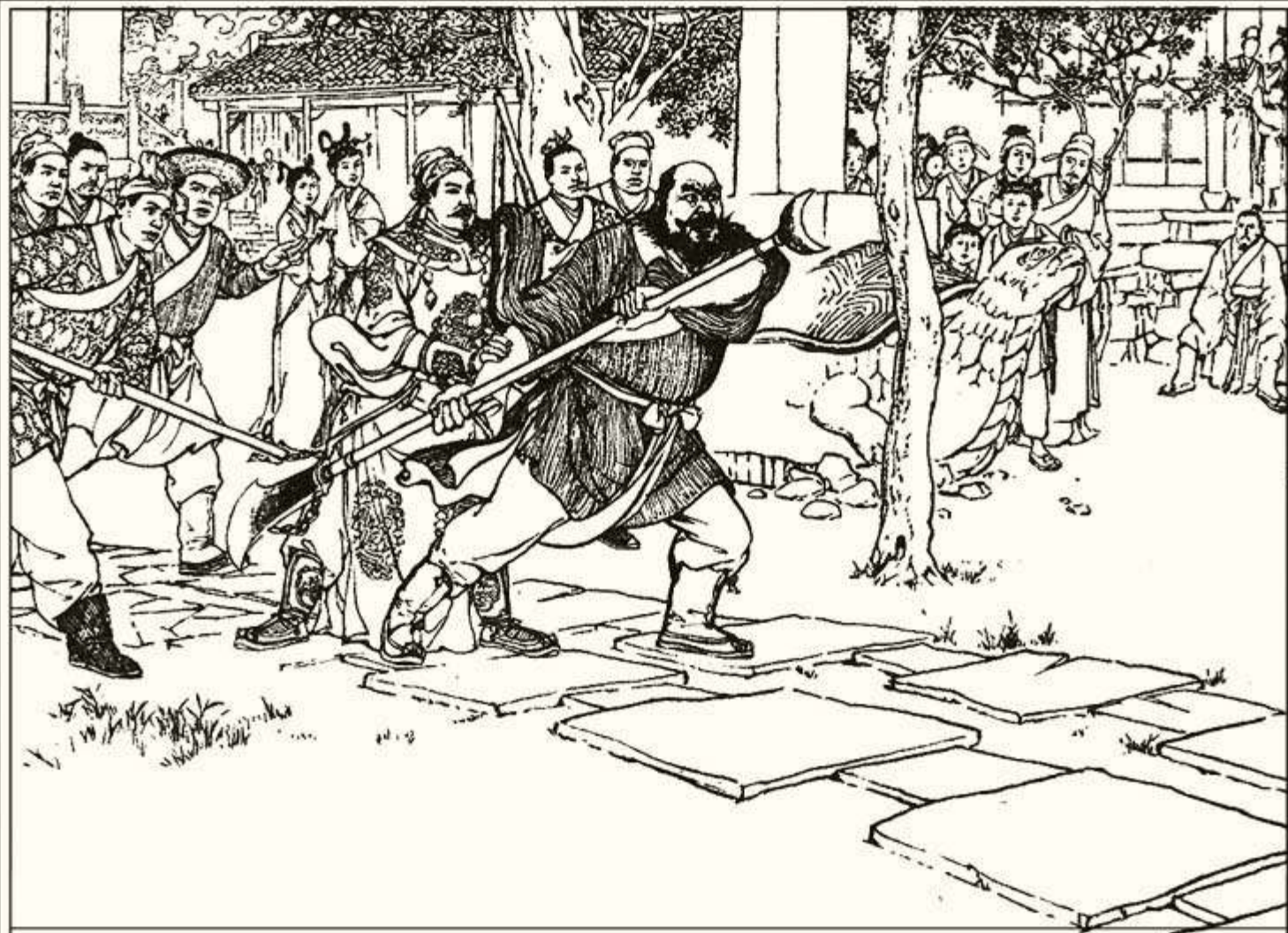
(19) 众闲汉一边劝林冲，一边劝高衙内。高衙内见说是林冲娘子，心里也有三分顾忌，就随风转篷，出庙上马去了。



(20) 林冲领着妻子并使女锦儿也转出廊下。只见智深提着铁禅杖，带着一伙泼皮，大踏步抢入庙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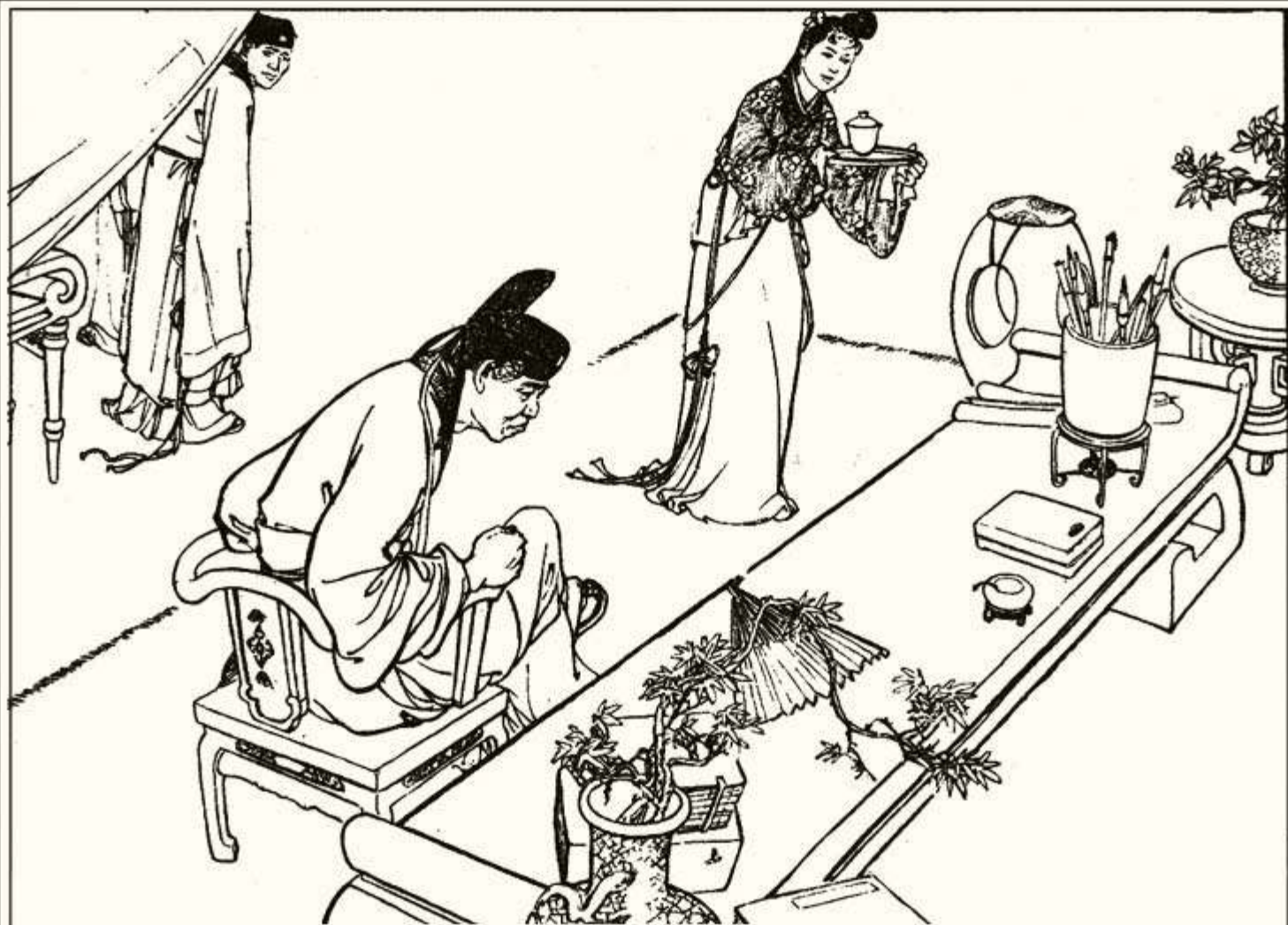
(21) 林冲问道：“师兄，哪里去？”智深道：“我来帮你厮打！”林冲道：“原是小弟上司高太尉的衙内，不认得俺娘子，一时间无礼，正要痛打他一顿，怕太尉面上不好看，权且让了他。”



(22) 智深指着衙内去向道：“你怕他是太尉，洒家可不怕他！俺若撞见那小子时，且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！”林冲见智深醉了，便道：“师兄说得是。林冲一时被众人劝了，权且饶他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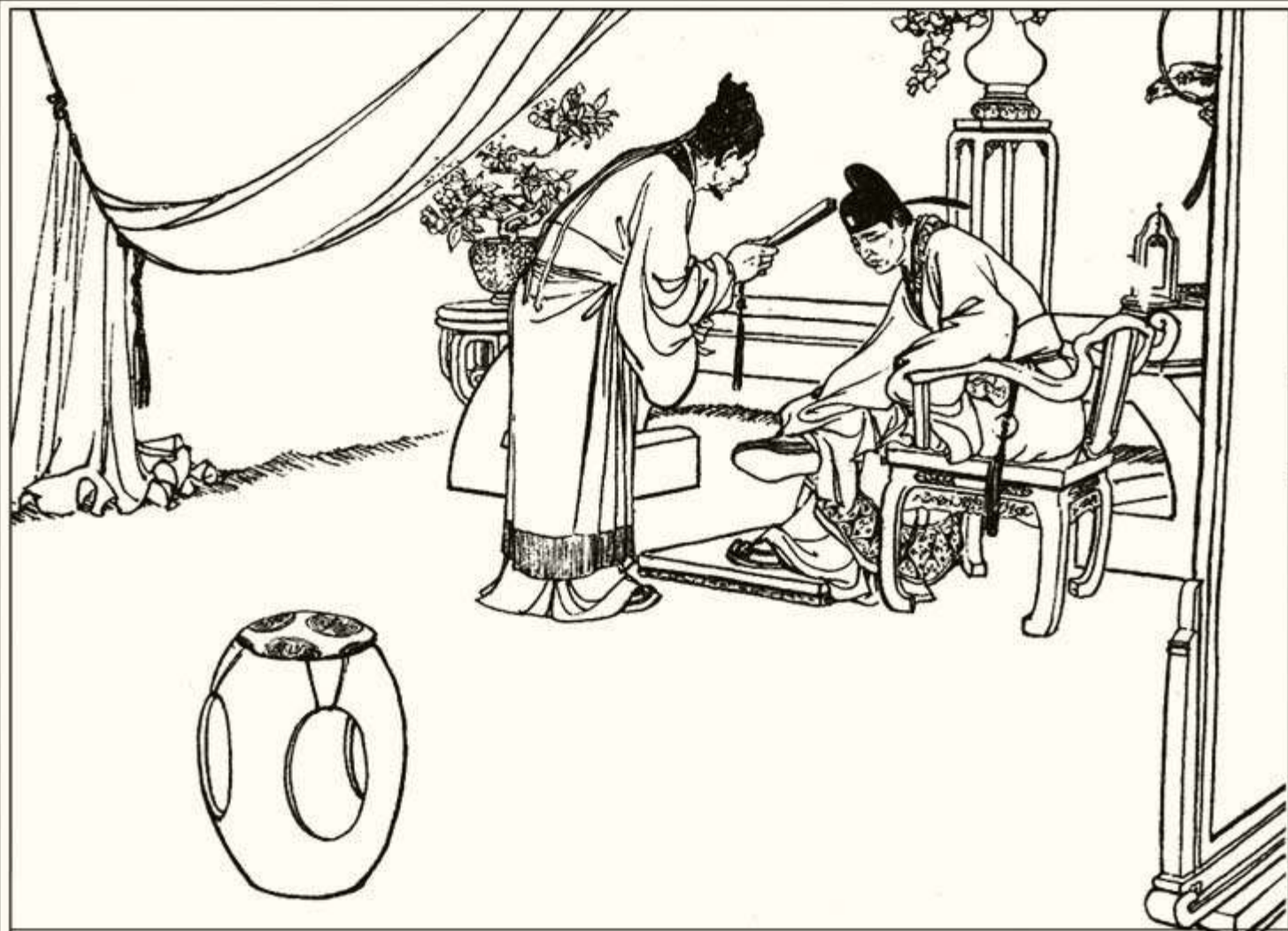
(23) 智深道：“但有事时，便来叫洒家与你去。”众泼皮见智深醉了，扶着他回去。智深提着禅杖道：“嫂嫂休怪俺粗鲁！哥哥，明日再会。”说着自和泼皮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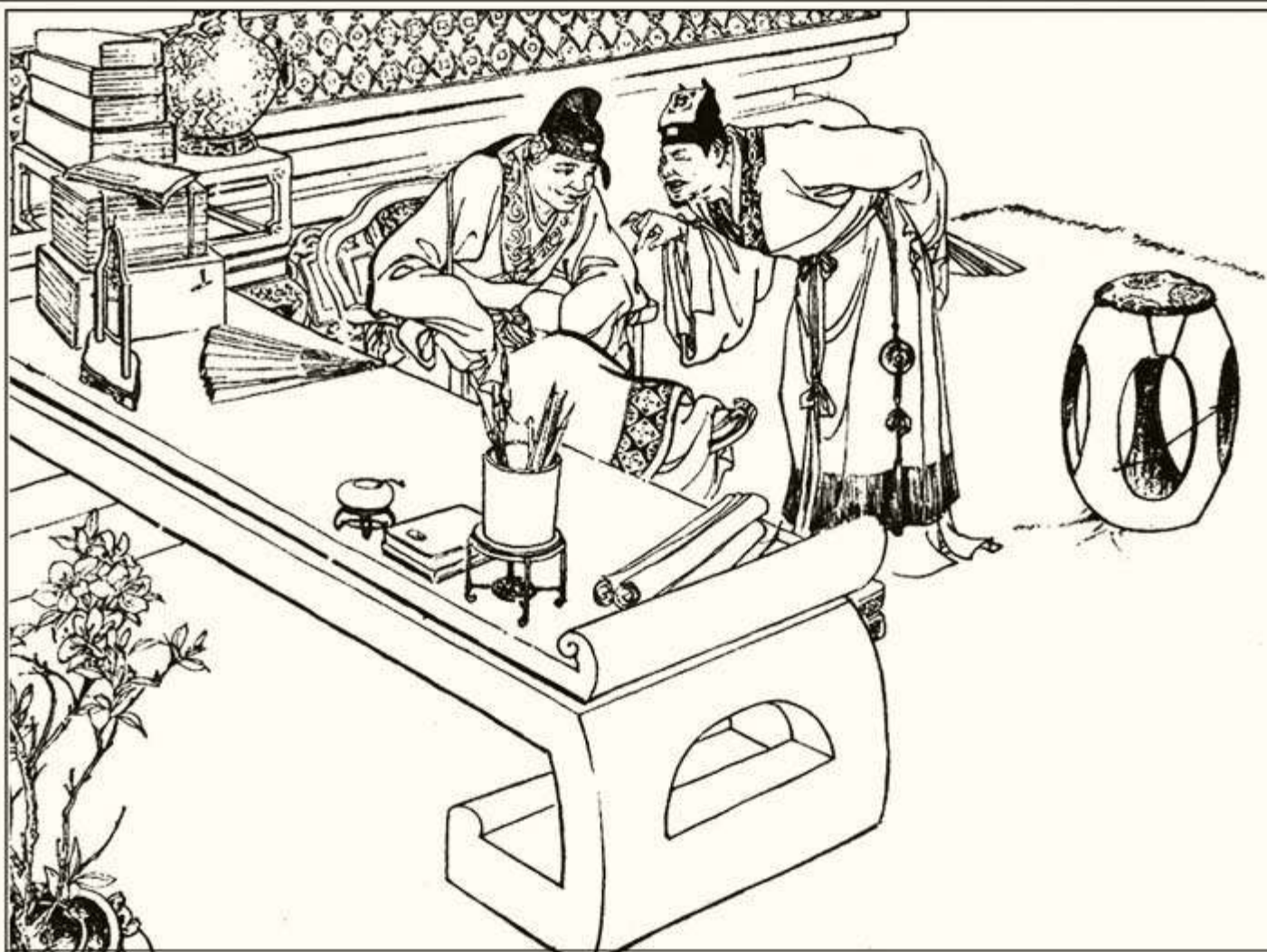
(24) 再说高衙内遇见了林冲娘子，心中好生着迷，却被冲散了，回到府里，闷闷不乐。过了三两日，府内帮闲们来伺候，只见衙内愁眉苦脸，坐立不安。



(25) 一伙帮闲奉承了一通，也就散了；其中有个绰号叫“干鸟头”名叫富安的，理会得衙内心事，独自留了下来。



(26) 富安湊前道：“衙內近日有什么心事！”衙內道：“你如何得知？”富安道：“小子一猜便着。衙內在思想那‘双木’的，这一猜如何？”衙內道：“你猜的是，只是没法儿得到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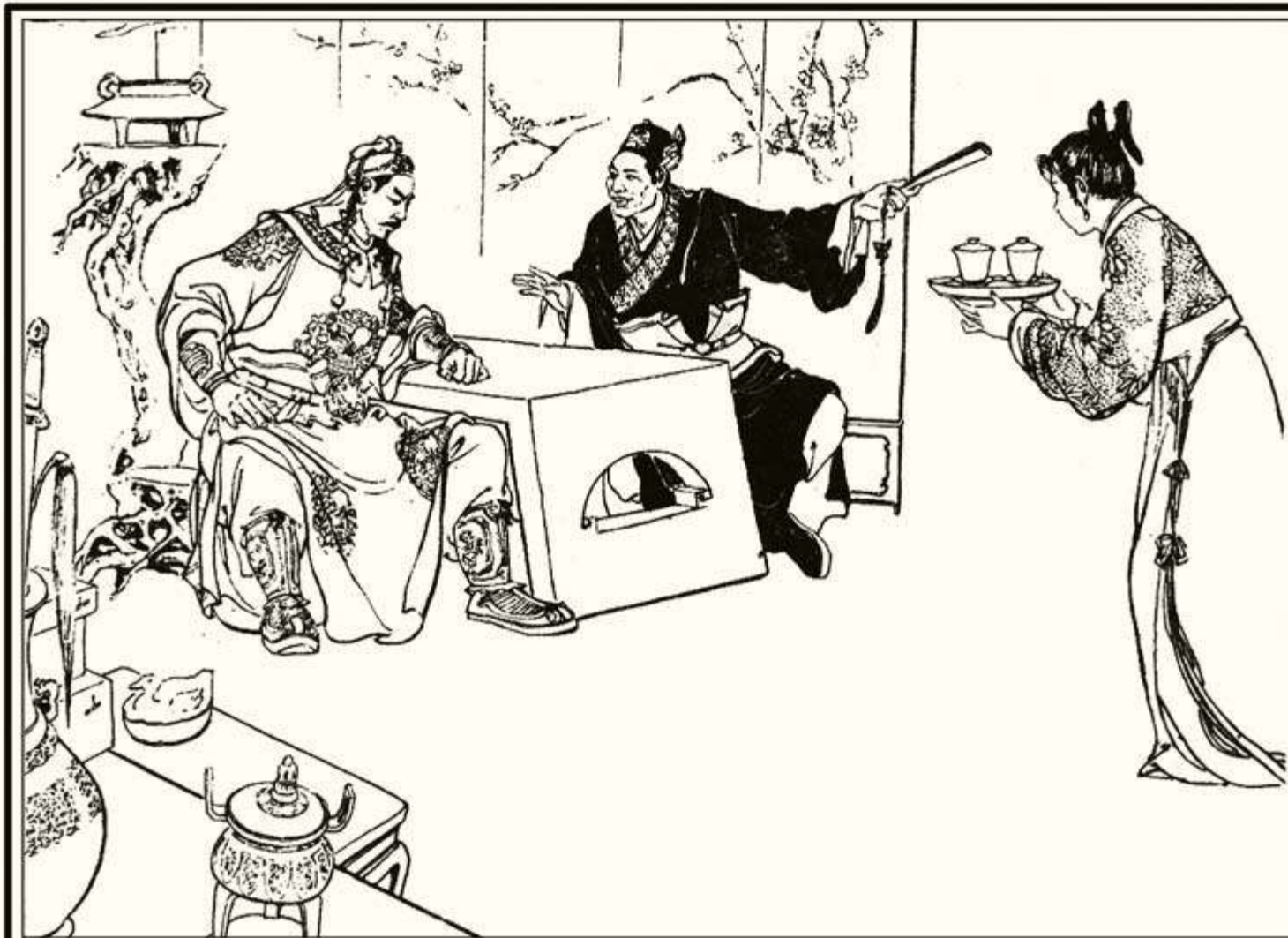
(27) 富安道：“这有什么难处。衙内怕林冲是个好汉，不敢欺他。小人有一调虎离山计，能使衙内稳得林冲娘子。只须如此这般。”衙内听了，连声叫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



(28) 再说林冲连日闷闷不乐，懒上街去。一日午前，听得门首有人叫道：“教头在家么？”



(29) 林冲出来看时，见是高太尉心腹虞侯(高级武官的随从)、自己的好友陆谦。慌忙道：“陆兄何来？”陆谦道：“连日不见，特来探望。”



(30) 林冲道：“只因心里闷，不曾出去。”陆谦道：“我同兄长出去吃三杯解闷，好不好？”林冲道：“且进内少坐。”两个一同走进室内，锦儿端上茶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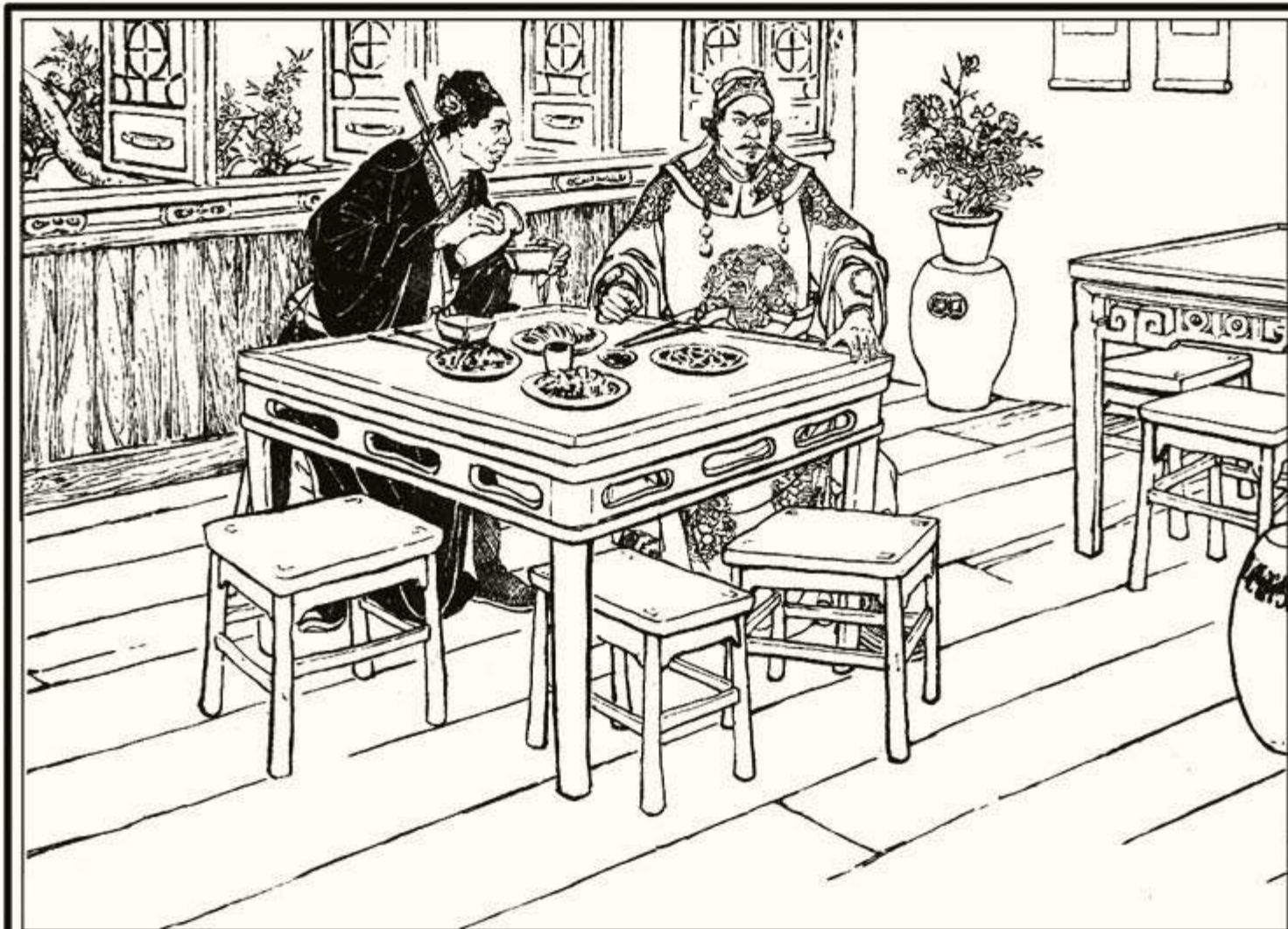
(31) 两个吃了茶，便起身。陆谦向帘内对林冲娘子道：“嫂子，我同兄长去吃三杯。”林冲娘子赶到帘下，对林冲道：“官人，少饮早归！”



(32) 林冲与陆谦出得门来，在街上闲走了一会，陆谦道：“兄长，我们就在这白矾楼（当时东京最有名的酒楼）内吃两杯。”说着两个就上白矾楼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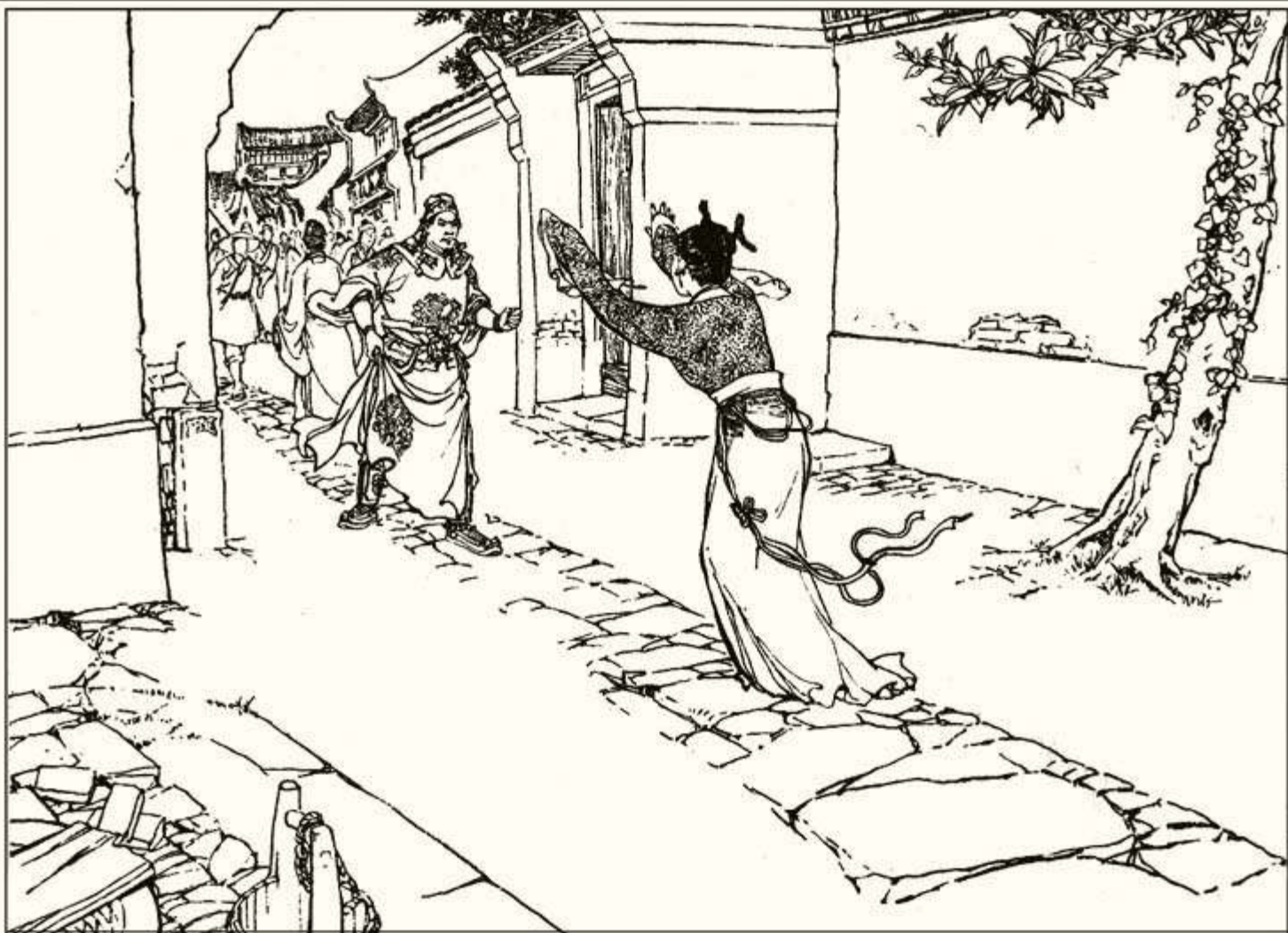
(33) 兩人邊吃邊談。林冲叹了口气。陆虞侯道：“兄长为什么叹气？”林冲道：“贤弟不知，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，不遇明主，屈沉在小人之下，受这般肮脏气！”



(34) 陆虞侯道：“如今禁军中虽有几个教头，谁及得上兄长本事！太尉又看重你，却受谁的气？”林冲把前日衙内调戏娘子的事说了一遍。陆虞侯道：“这必是衙内不认得嫂子。兄长休气，喝酒吧。”



(35) 林冲吃了八九杯，起身道：“我去小解了来。”林冲下楼出了酒店门，在巷内小解过后，兴冲冲地回白矾楼去。



(36) 刚转出巷口, 只见使女锦儿慌慌张张奔向前来叫道:
“官人, 我寻得好苦, 你却在这里!”



(37) 林冲慌忙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锦儿道：“官人和陆虞侯出来，没半个时辰，只见一个汉子，慌慌急急奔来家里……”



(38) “那汉子对娘子说道：‘我是陆虞侯家邻舍。你家教头和陆谦吃酒，忽然，一口气塞上来，便倒了。’叫娘子快些去。当下，我和娘子跟着那汉子就走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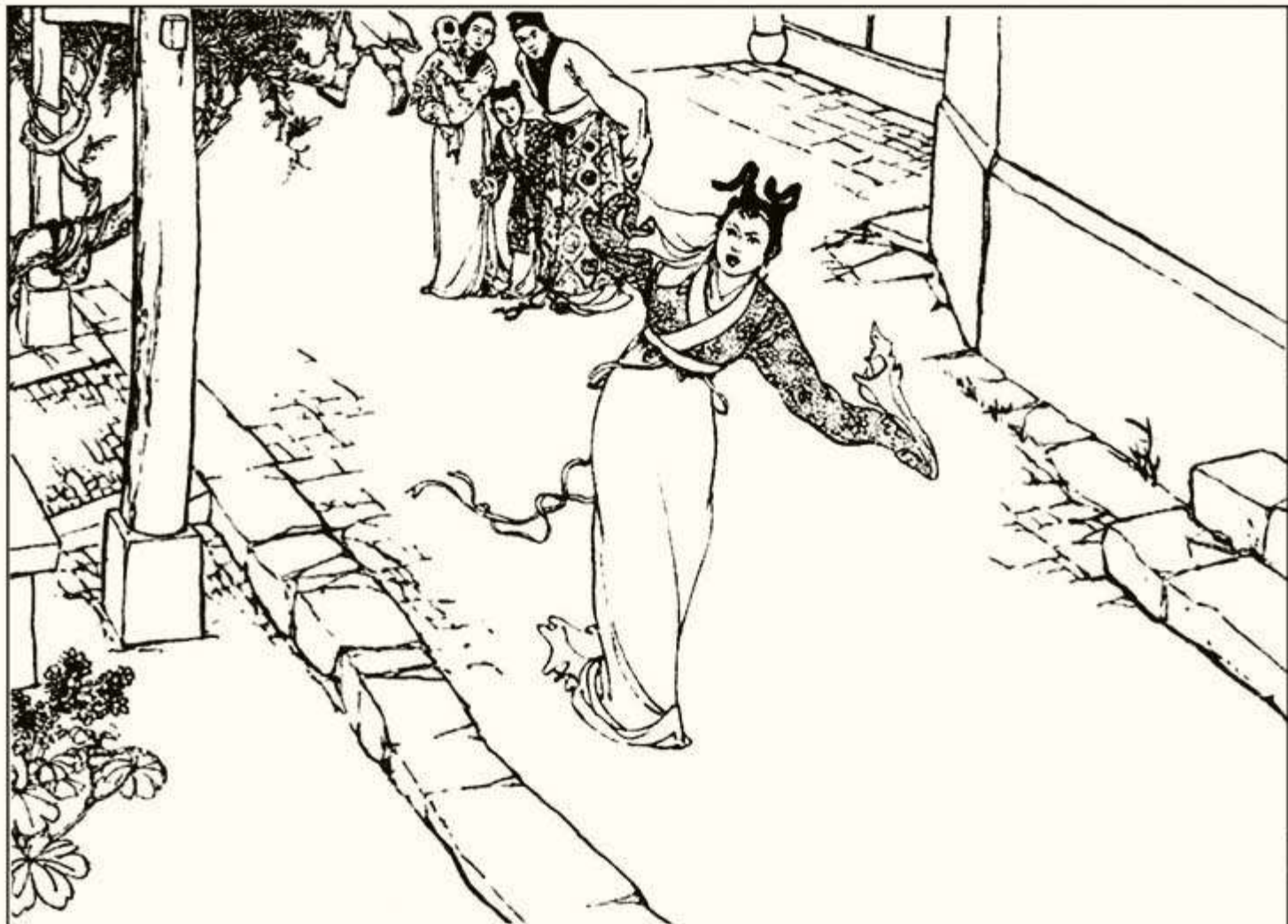
(39) “奔到太尉府前巷內，那汉子领我们进了一家人家。”



(40) “上了楼，只见桌上摆着酒食，不见官人。恰待下楼，不料前日在东嶽庙里罗唵娘子的那后生出来道：‘娘子少坐，你丈夫来啦！’”



(41) “……我慌忙下楼，只听得娘子在楼上叫‘杀人!’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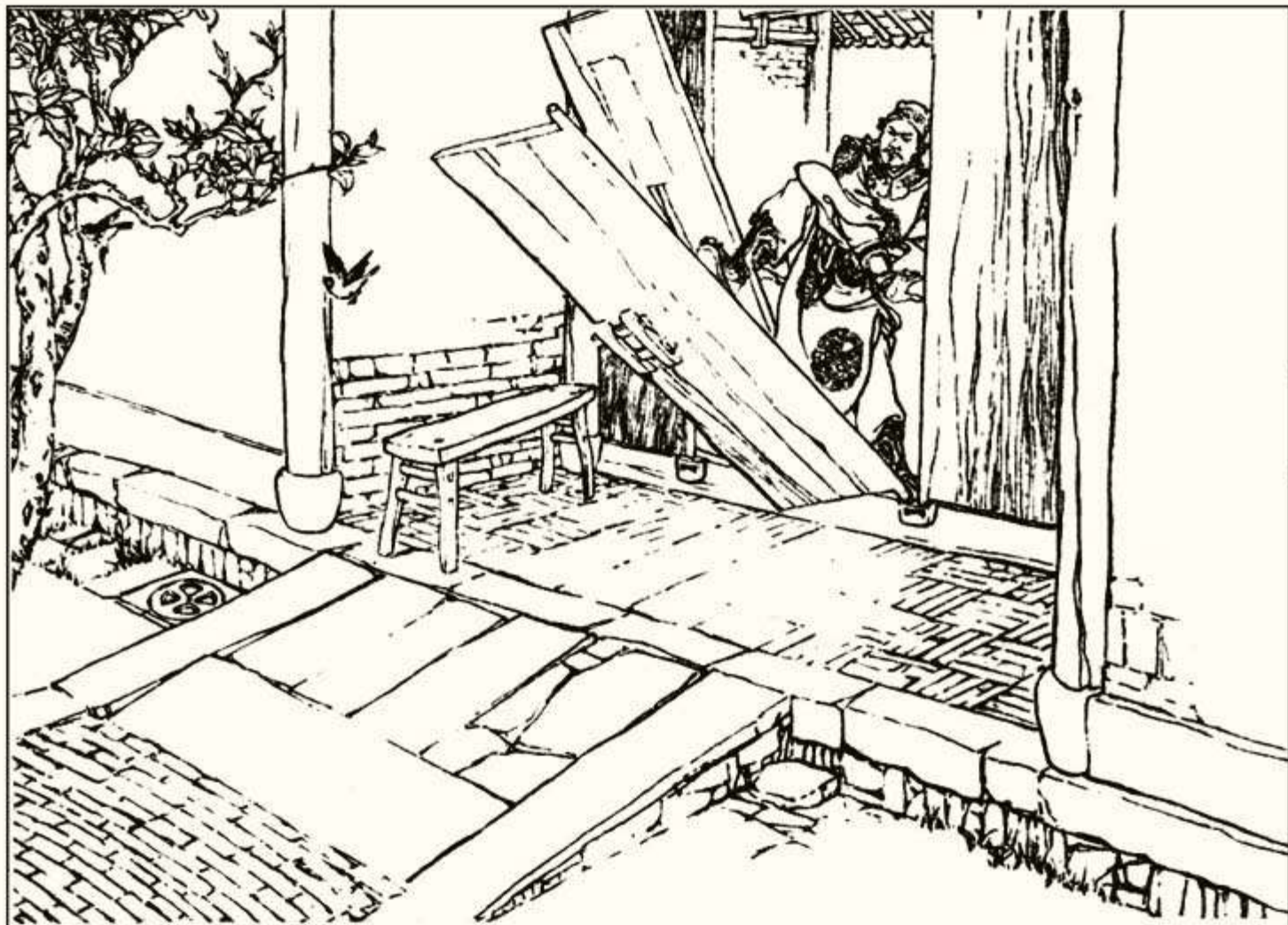
(42) “我到处寻官人，总是不见，急得在大街小巷乱冲乱撞。”



(43) “后来撞着在这儿卖药的张先生,才知道教头和一个人在白矾楼吃酒,因此直奔到这儿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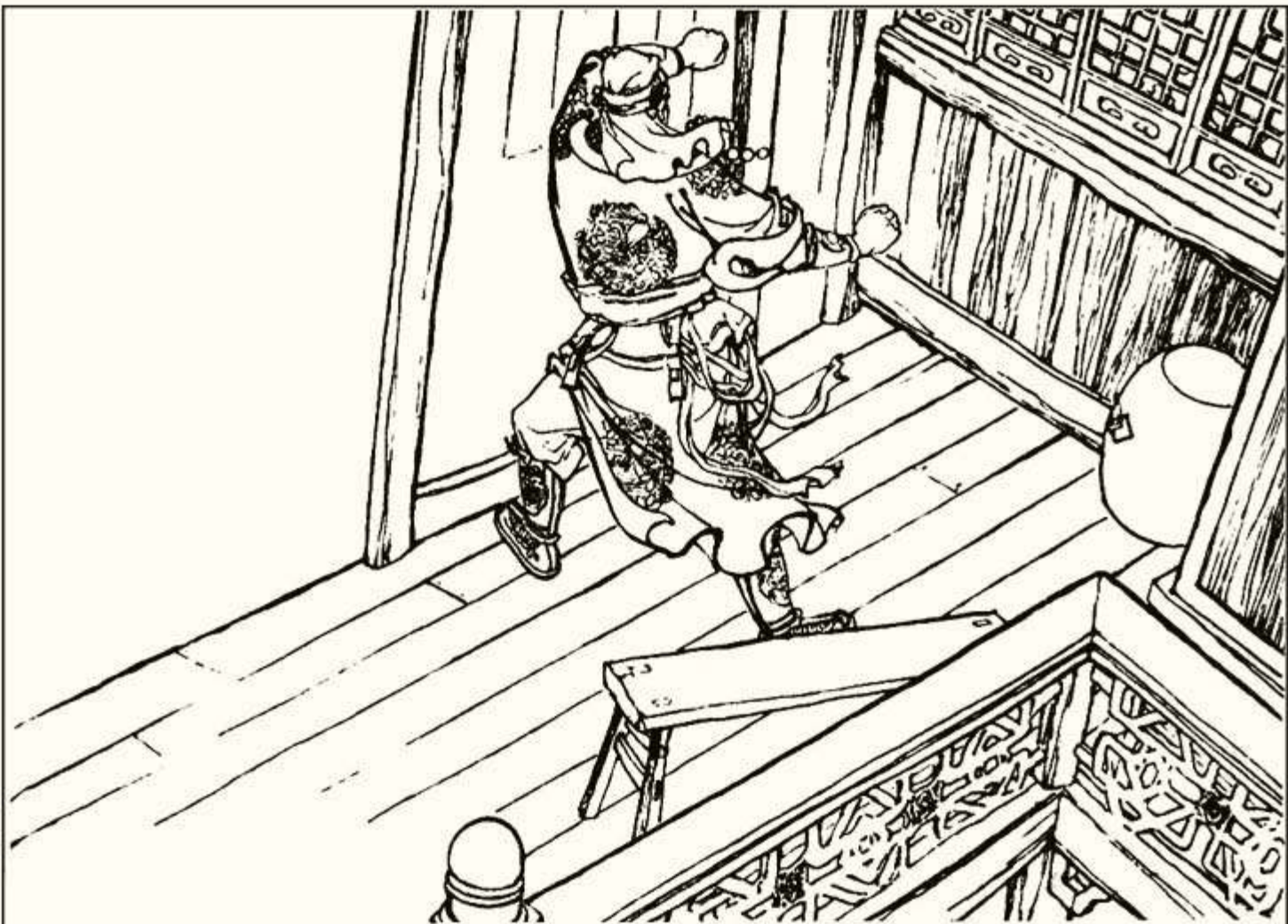
(44) 林冲听说，吃了一惊，也不顾锦儿，三步做一步，直向陆谦家奔去。



(45) 林冲奔到府前巷里，只见陆谦家双门紧闭，便三脚两拳，破门而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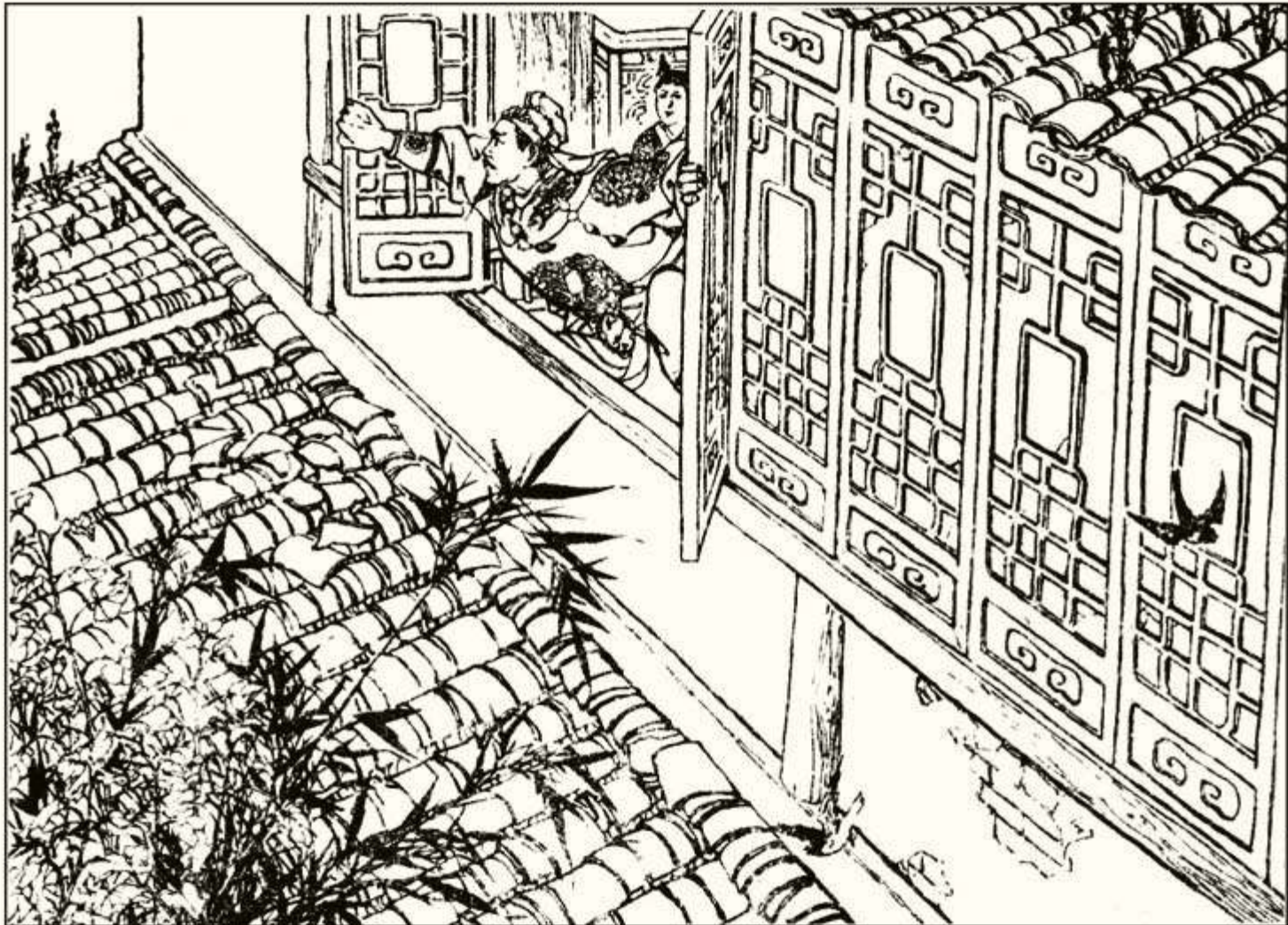
(46) 林冲抢上楼去，楼门却也关着。只听得娘子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为何把我良家妻子关在这里！”又听得高衙内道：“娘子，我这样向你央求，便是铁石人，也该回心转意了。”



(47) 林冲按不住满腔怒火，把门敲得打雷般响，高叫道：“贤妻开门！”



(48) 衙內听得，吃了一惊，扳开楼窗跳墙走了。林冲打门进来，娘子哭倒在林冲怀里。



(49) 林冲寻不见高衙内，问娘子道：“不曾被这厮侮辱了？”娘子道：“不曾。那厮跳窗走了。”



(50) 林冲把陆虞侯家的器用什物打个粉碎。



(51) 林冲领了娘子下楼，出门看时，只见两边邻舍都闭着门。他就和娘子、使女锦儿一起回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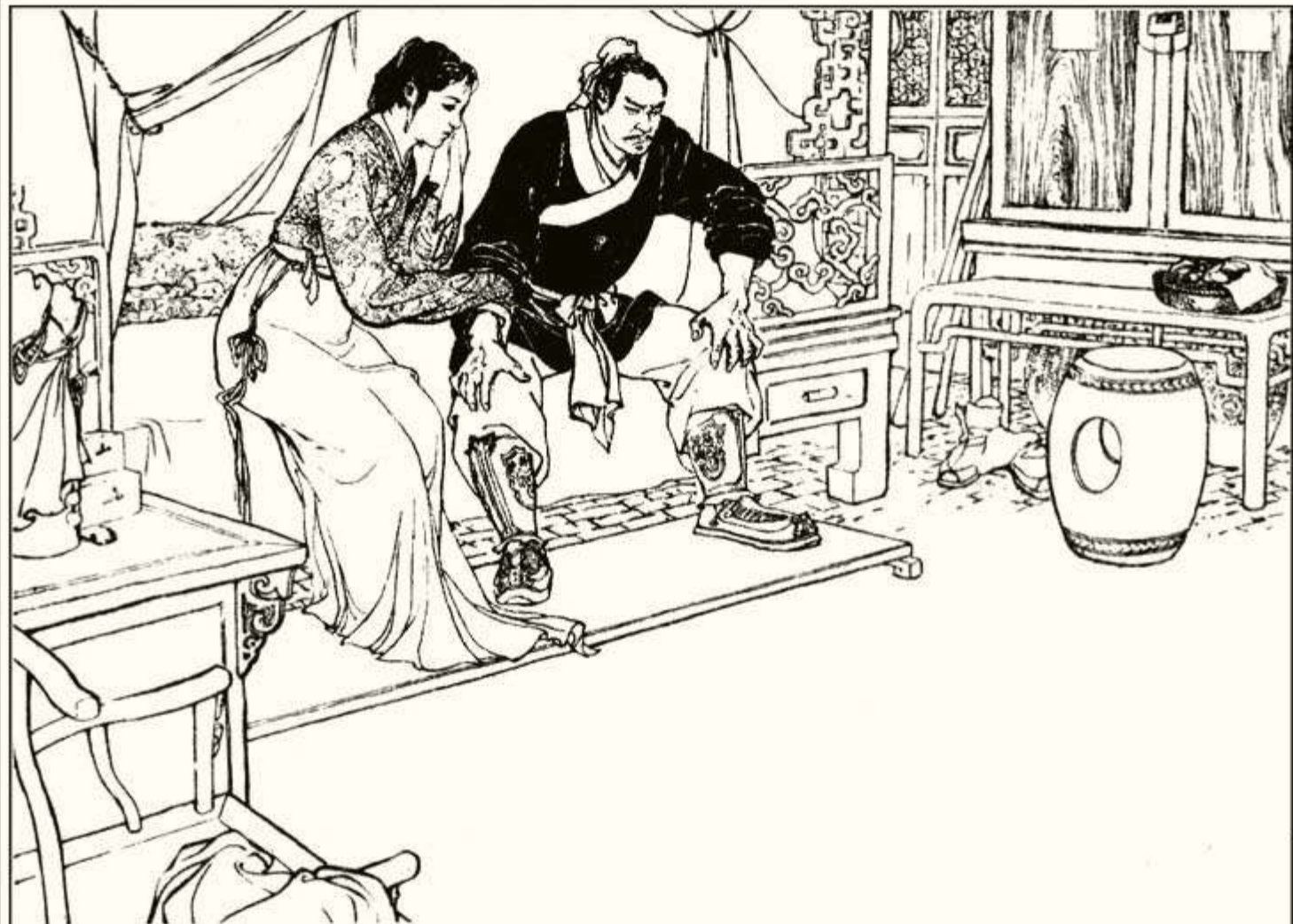
(52) 到了家里，林冲怒气未消，顺手取出了一把解腕尖刀去寻陆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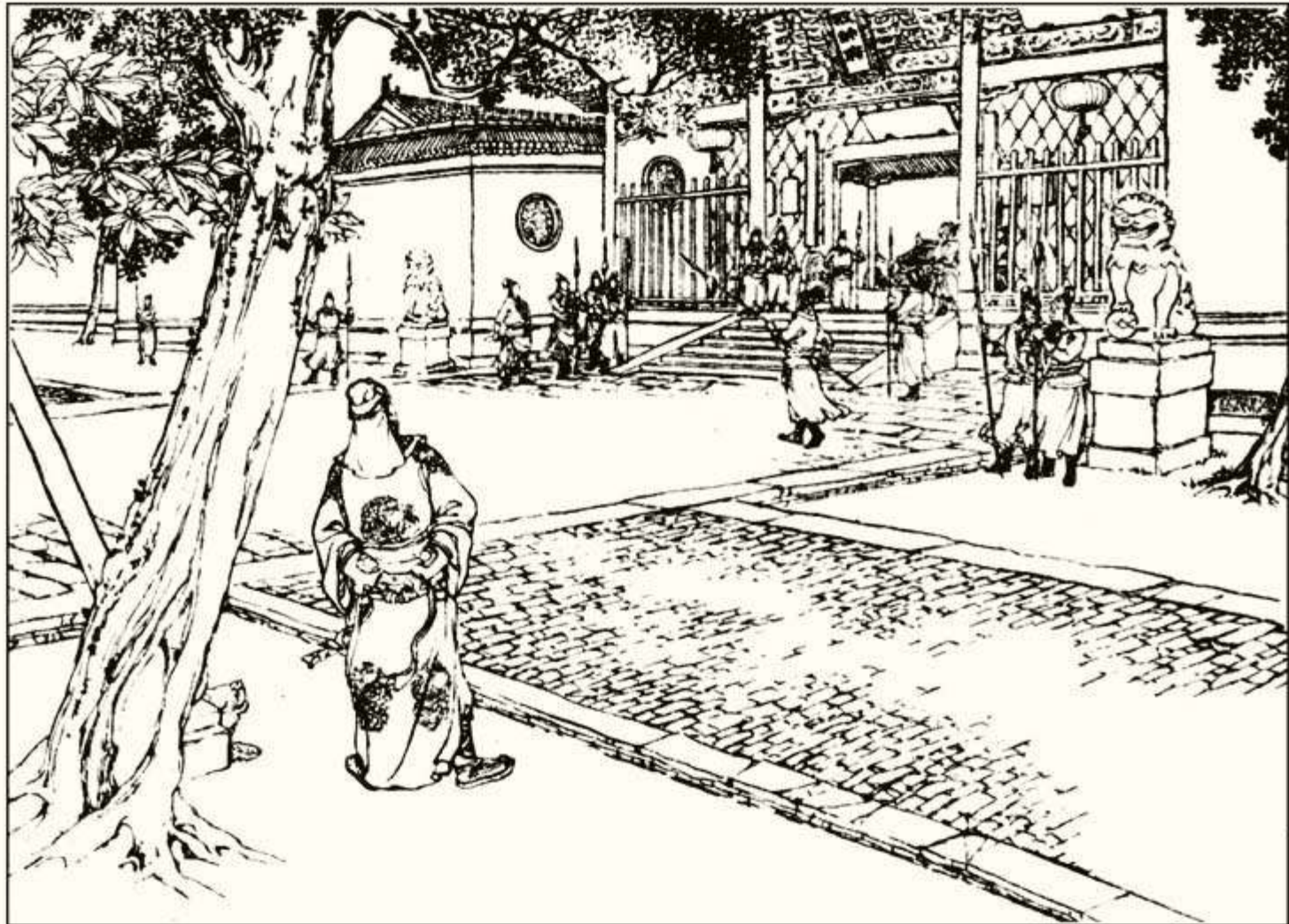
(53) 直奔到白矾楼上，上上下下都寻到了，却不见陆虞侯的影踪。



(54) 又到陆虞侯家门前等了一晚，没见陆谦回来。



(55) 林冲只得回家。娘子劝道：“我又不曾被他骗了，你休得胡做。”林冲恨道：“怎奈陆谦这畜生，日常里和我称兄道弟，如今却也来骗我，我饶不得他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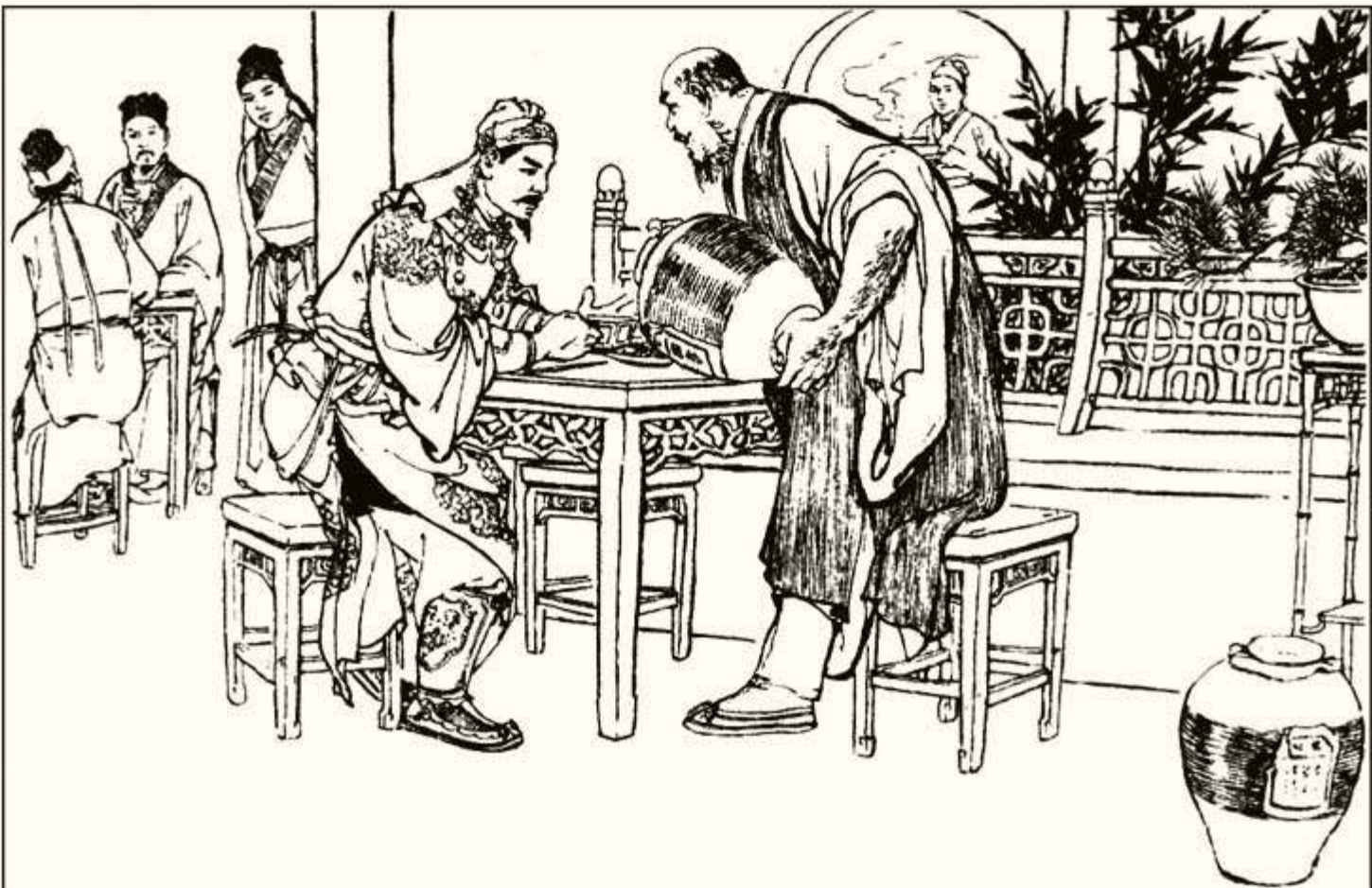
(56) 第二天，娘子苦劝，不肯放他出门。林冲哪里肯休，又带了刀出门，在太尉府前一连候了三日，总是不见陆谦的面。



(57) 原来陆谦躲在太尉府内,听说林冲连日在府前候他,就不敢回家。



(58) 第四日，魯智深尋到林沖家，問他為什麼連日不見面。林沖只推說事忙，沒功夫到廟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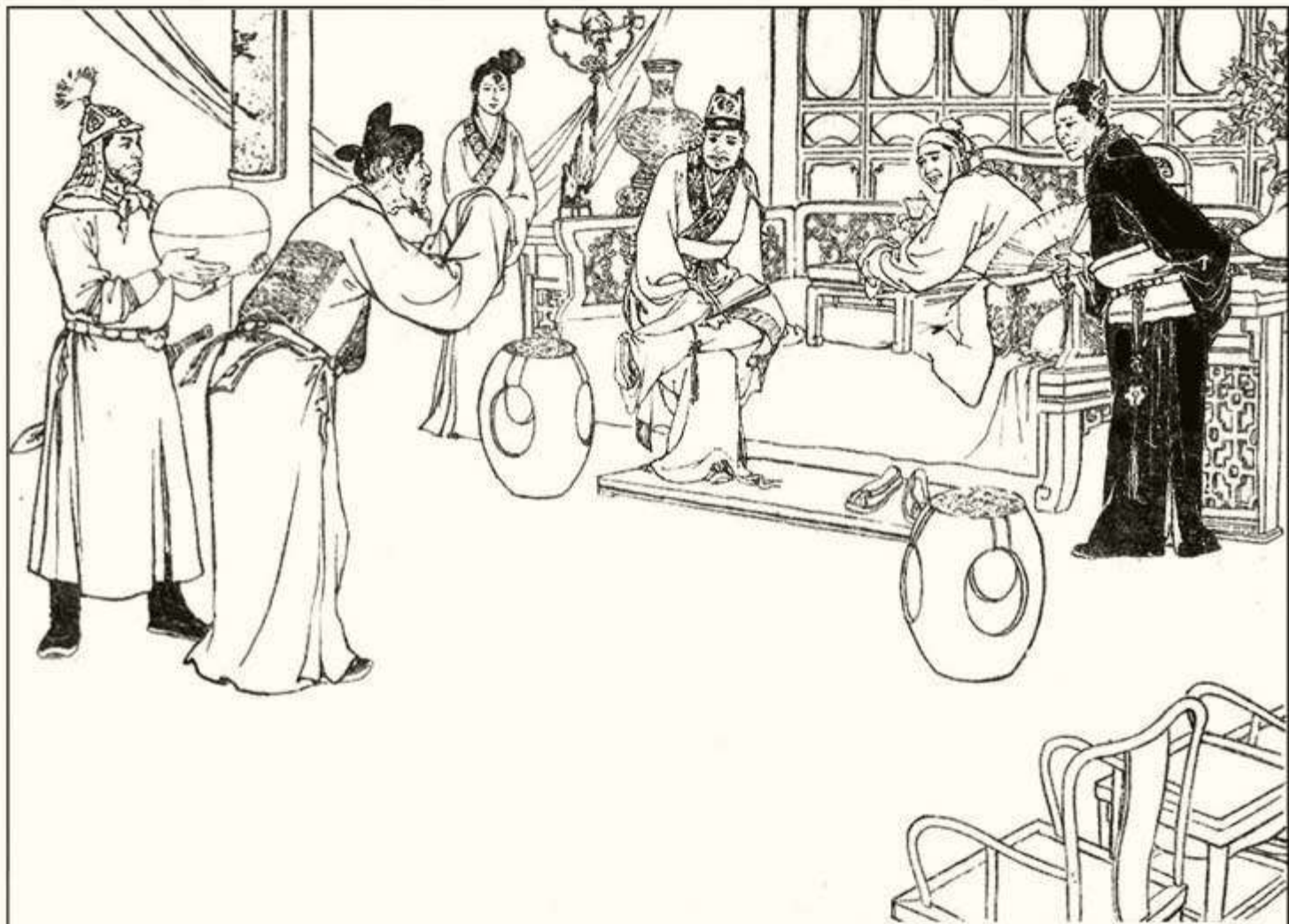
(59) 两个人就同上街来，拣个清静店家，吃了一日酒。



(60) 傍晚时出了酒店，又约明日相会。从此，林冲每日就和智深上街饮酒，把心上这件事放慢了。



(61) 再说高衙内从那日在陆虞侯家吃了惊，跳窗脱走，不敢对太尉说知，因此生起病来。陆虞侯与富安来府里望衙内，见他容颜憔悴。问道：“衙内怎么样啦？”



(62) 高衙內道：“實不瞞你們說，我為林家那人，兩次不能得她，又吃了那一驚，眼見這病越发重了，看來再過半年三個月，性命難保！”正說間，府里的老都管前來探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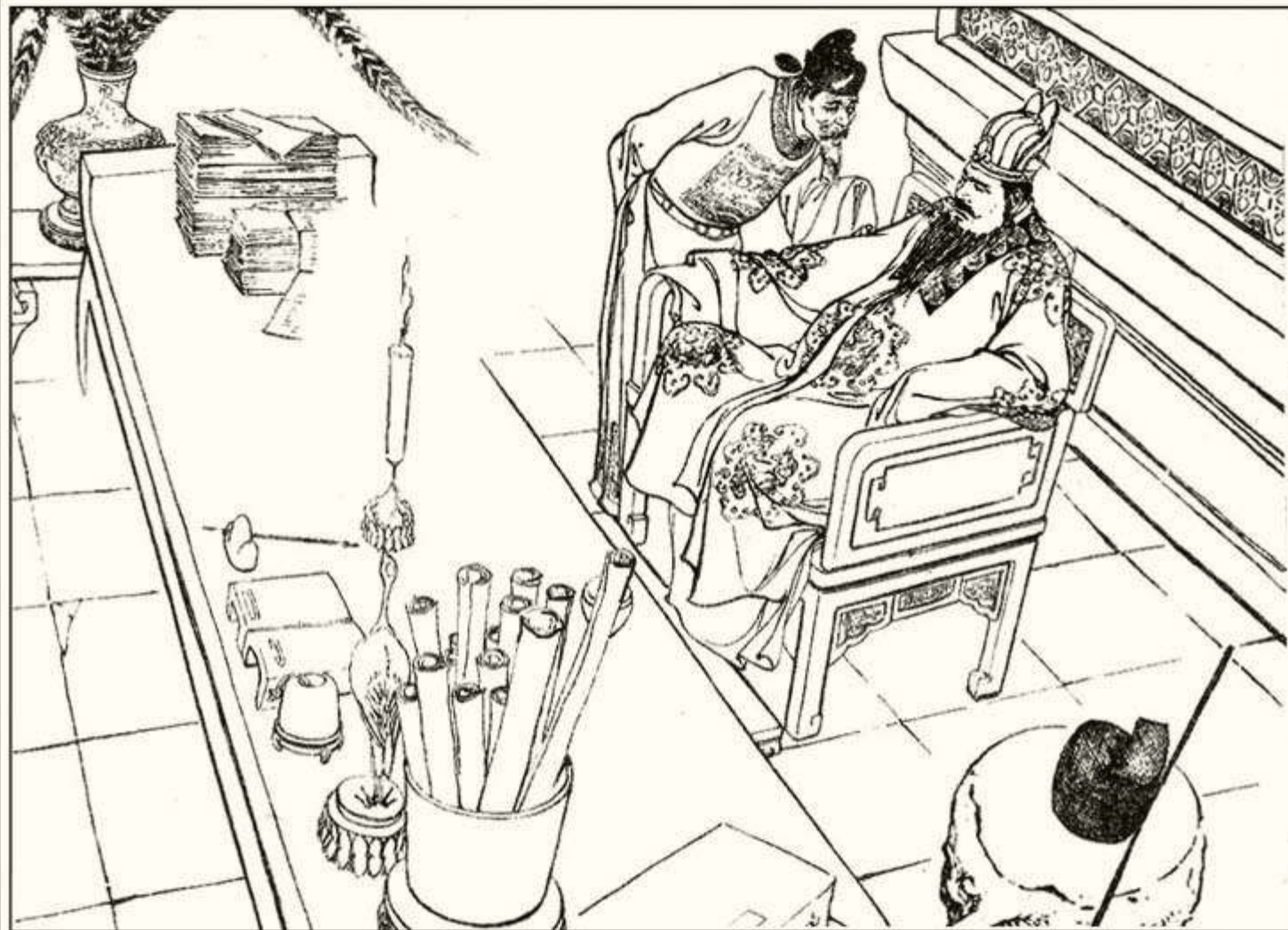
(63) 陆谦见了，就拉了富安到房外，悄悄说道：“若要衙内病好，都在这老都管身上，可如此这般。”富安听了，连连点头。



(64) 两人等候老都管探了病出来，就邀他到僻静处说道：“若要衙内病好，除非叫太尉得知，害了林冲性命，方能弄到他老婆和衙内在一起，这病便得好；不这样，一定送了衙内性命。”



(65) 当日晚上，老都管见了太尉，说道：“衙内不害别的病，只为了林冲老婆。”高俅道：“他几时看见林冲老婆的？”都管禀道：“便是前月二十八日，在东嶽庙里见到的。已经一月有余。”



(66) 老都管又把陆虞侯和富安的话向高俅说了。高俅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叫两人来商议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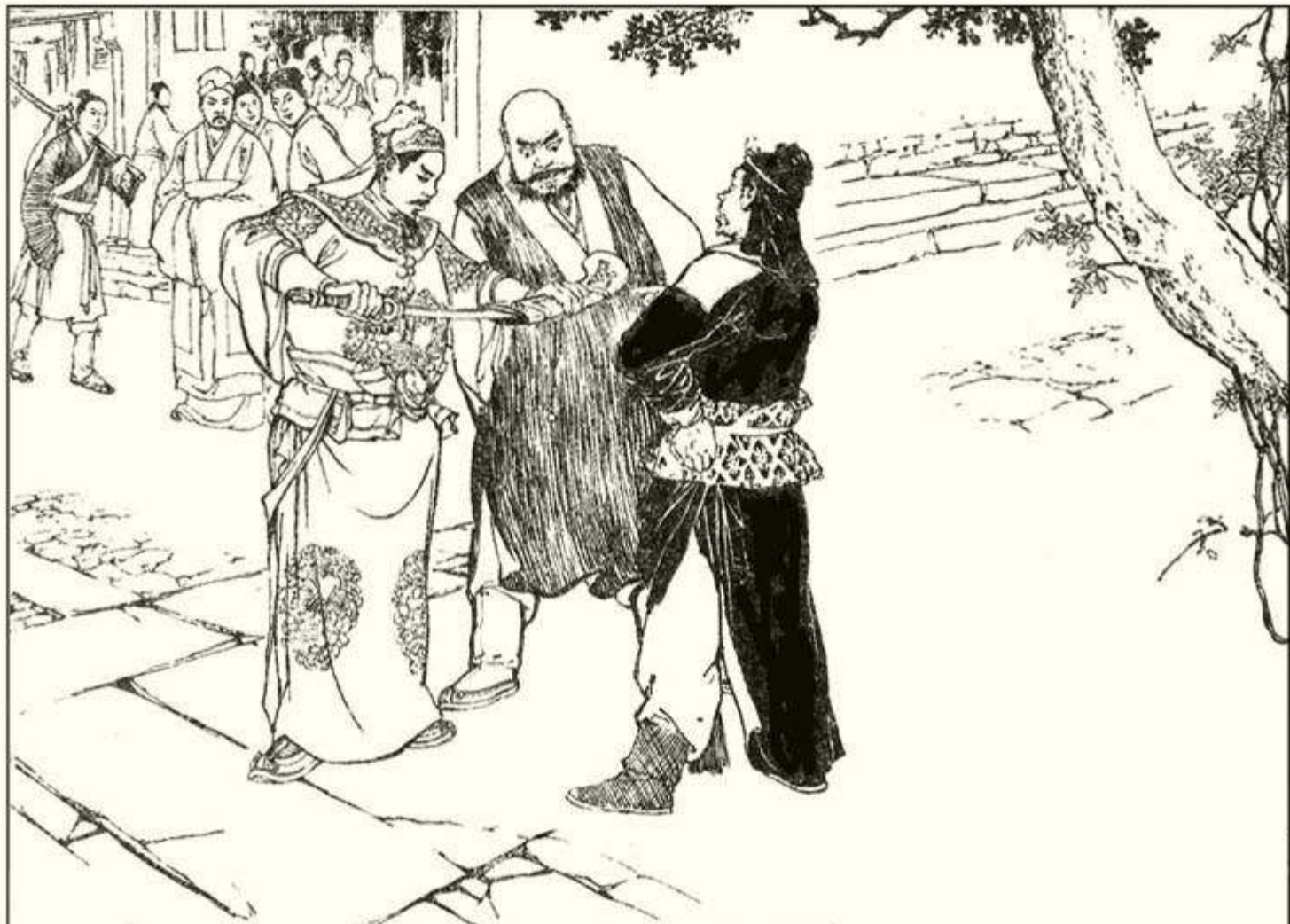
(67) 老都管隨即叫兩人來到堂內。高俅問道：“你兩個有什麼計較？若救得我兒病好，我抬舉你兩人。”陸虞侯稟道：“恩相在上，只須如此這般……”高俅听了道：“好計！你兩個明日便去行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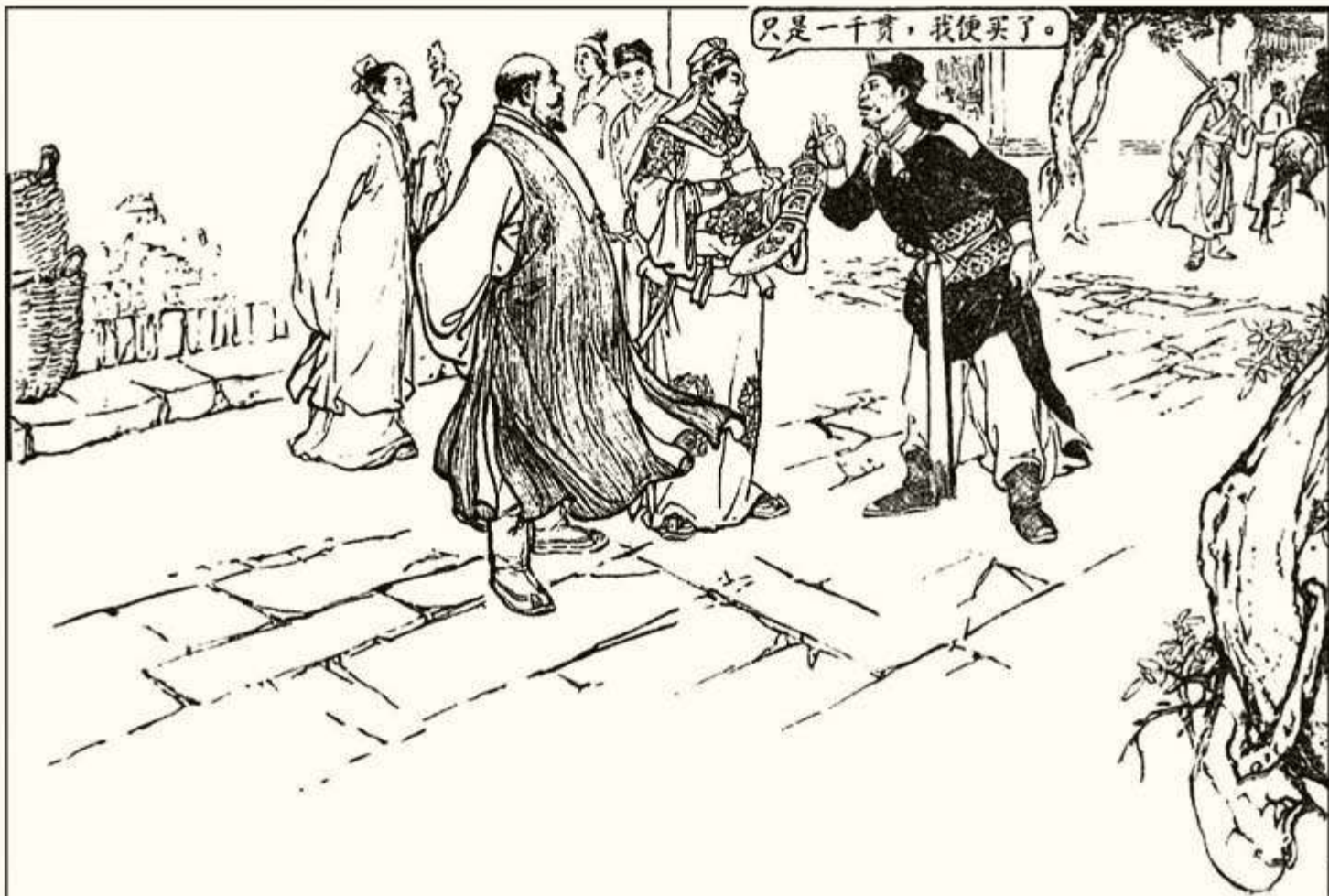
(68) 再说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。那一日同行到阅武坊巷口，见一条大汉，手里拿着一口宝刀，插着个草标儿，立在街上，口里自言自语：“碰不到个有见识的，屈沉了我这口宝刀。”



(69) 林冲也不理会，只顾和智深说话。正要转弯进巷，只听得那汉在背后一声高喊。林冲听得刺耳，回过头来。那汉飕的一声把那口宝刀抽将出来，明晃晃的夺人眼目。



(70) 林冲停了脚步，叫道：“拿来看！”那汉把宝刀递将过来。林冲接在手内，同智深看了，吃了一惊，失声叫道：“好刀！你要卖多少钱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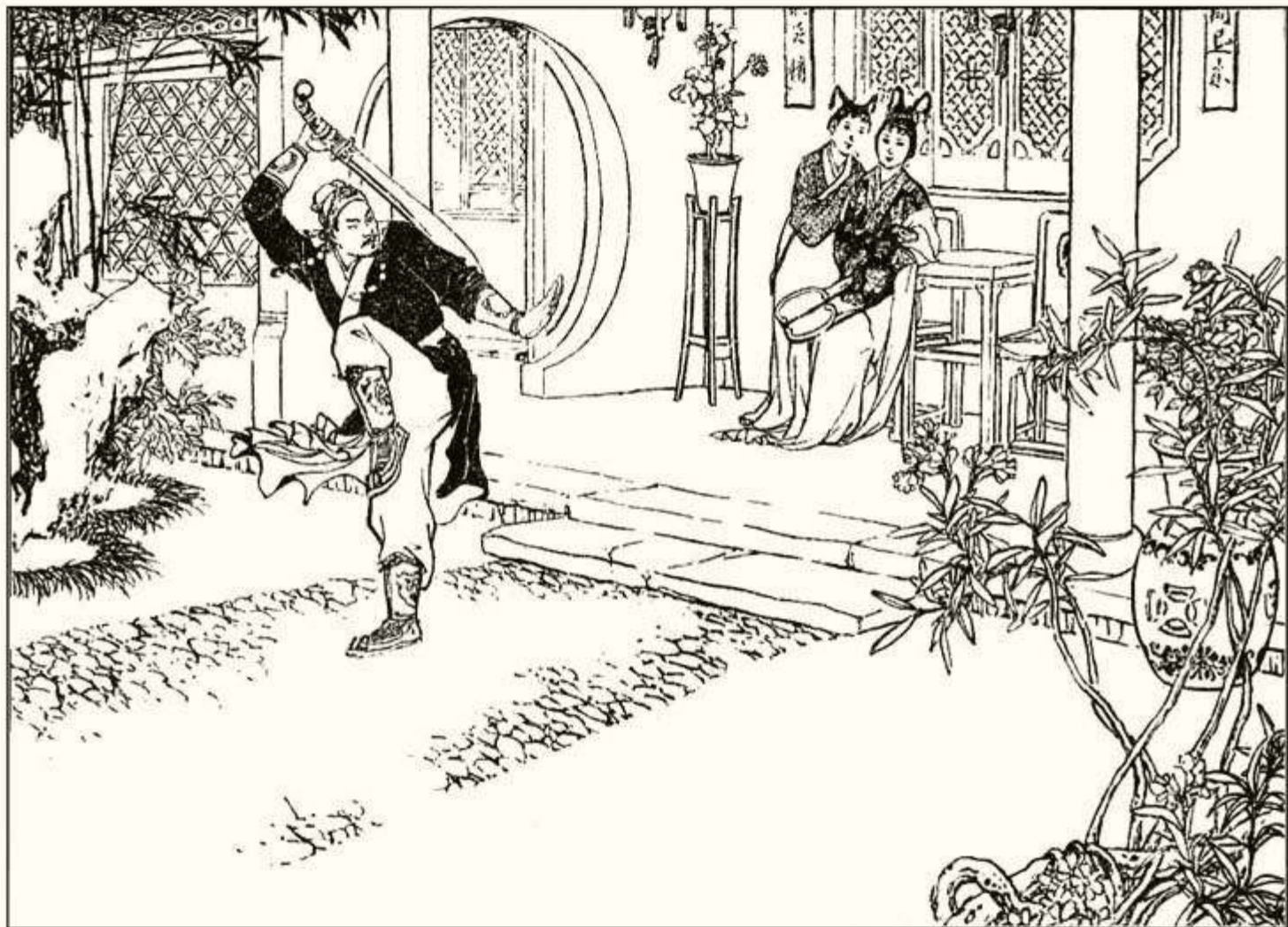
(71) 那汉道：“实价二千贯。”(一千个铜钱串在一起叫做一贯钱)林冲道：“值是值二千贯。只没个识货的。你一千贯肯卖，我便买你的。”那汉道：“我急要钱用。让你五百贯，怎么样？”



(72) 那汉叹口气道：“金子当生铁卖了！罢，罢！卖给你！”
林冲道：“跟我去家中拿钱给你。”说着，便要智深稍等一等。
智深道：“洒家且回去，明日再相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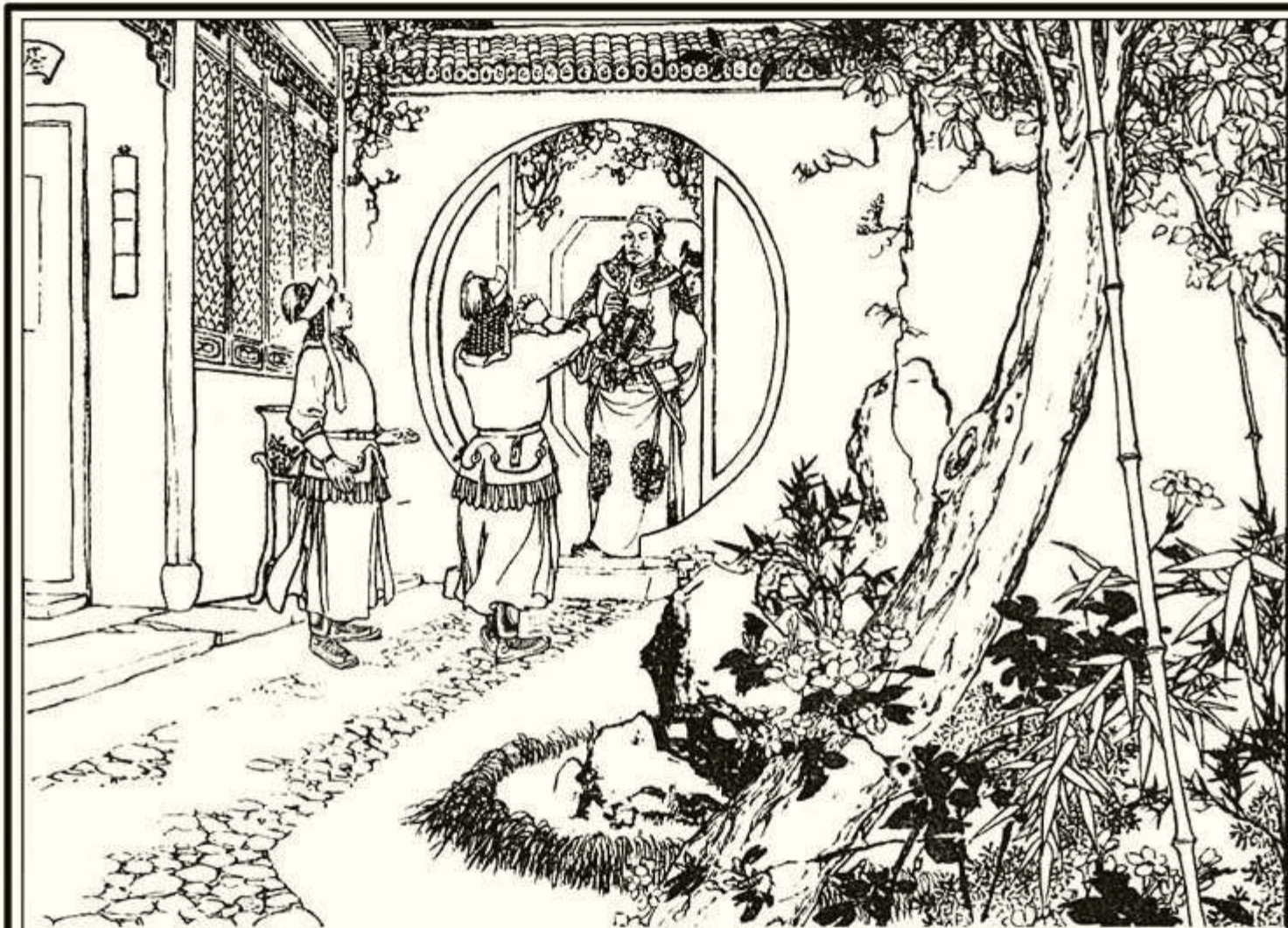
(73) 林冲别了智深，引了卖刀汉到家里拿钱给他，问道：“你这口刀哪里得来？”那汉道：“是小人祖上留下，因家道破落，没办法，拿出来卖了。”林冲又问：“你祖上是谁？”那汉不答，林冲也不再问。



(74) 林冲把这口刀翻来复去看了一会，喝采道：“真是一口好刀！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，我几番借看，总不肯拿出来。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，慢慢和他比看。”说着，情不自禁地把宝刀舞了一会。



(75) 林冲把宝刀看了一个黄昏。挂在壁上,等不及天亮,又去看那刀,越看越爱。



(76) 午前，忽听得门首有两个差人叫道：“林教头，太尉钧旨，听说你买得了一口好刀，叫你拿去比看。太尉在府里专等。”林冲听了，想道：“又是哪个多嘴的去报知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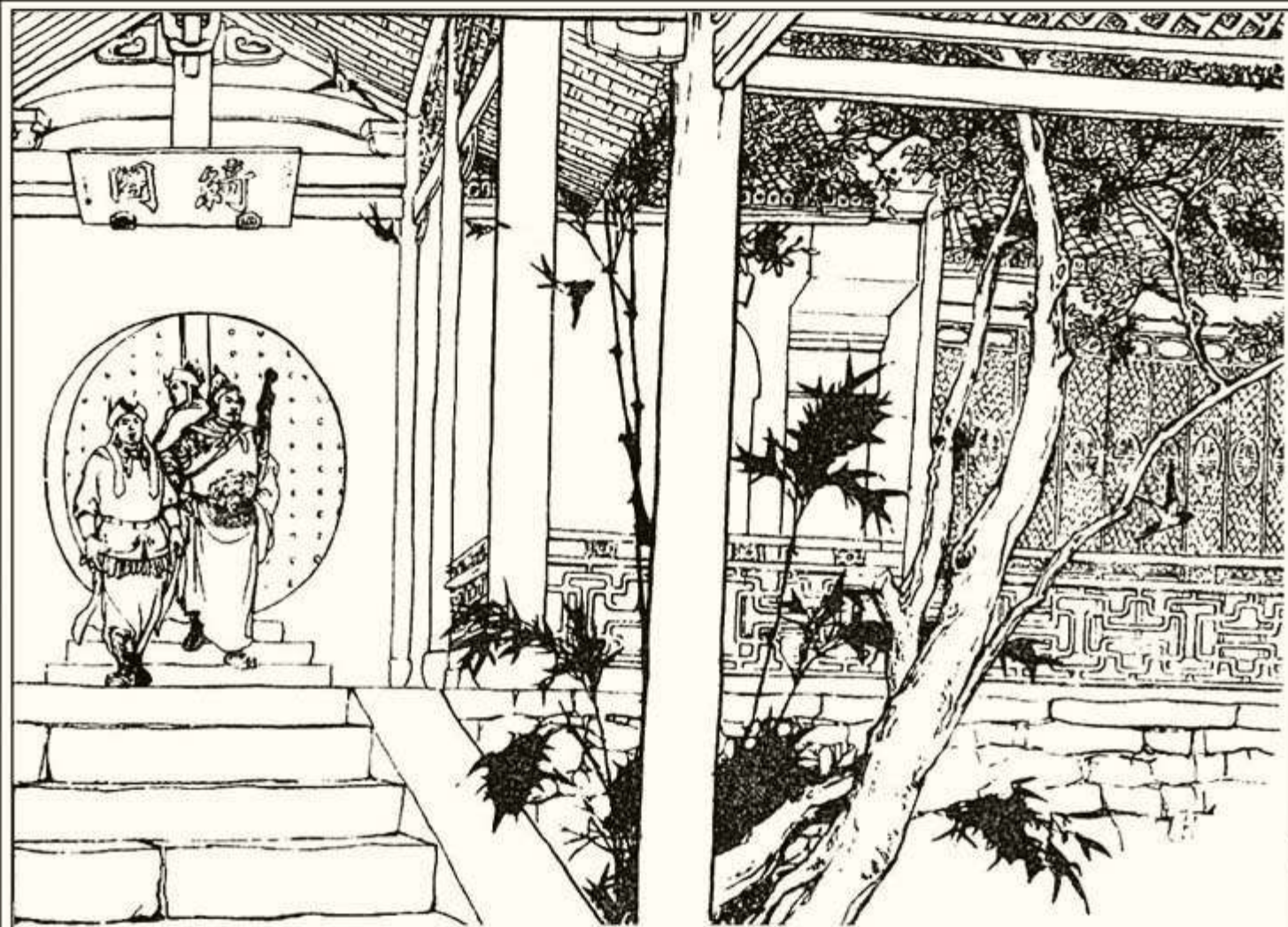
(77) 两个差人催得林冲穿了衣裳，拿了那口刀，到太尉府来。一路上，林冲看这两个差人很是陌生，便问道：“我在府中不曾见过你们。”两个差人齐声答道：“小人新近才参随太尉。”



(78) 到了太尉府，到得厅前，林冲立住了脚。两个差人道：“太尉在里面后堂内相等。”



(79) 林冲跟着两人转过屏风，来到后堂，仍不见太尉。林冲又住了脚。两个差人道：“太尉直在里面等你，叫小的只顾领教头进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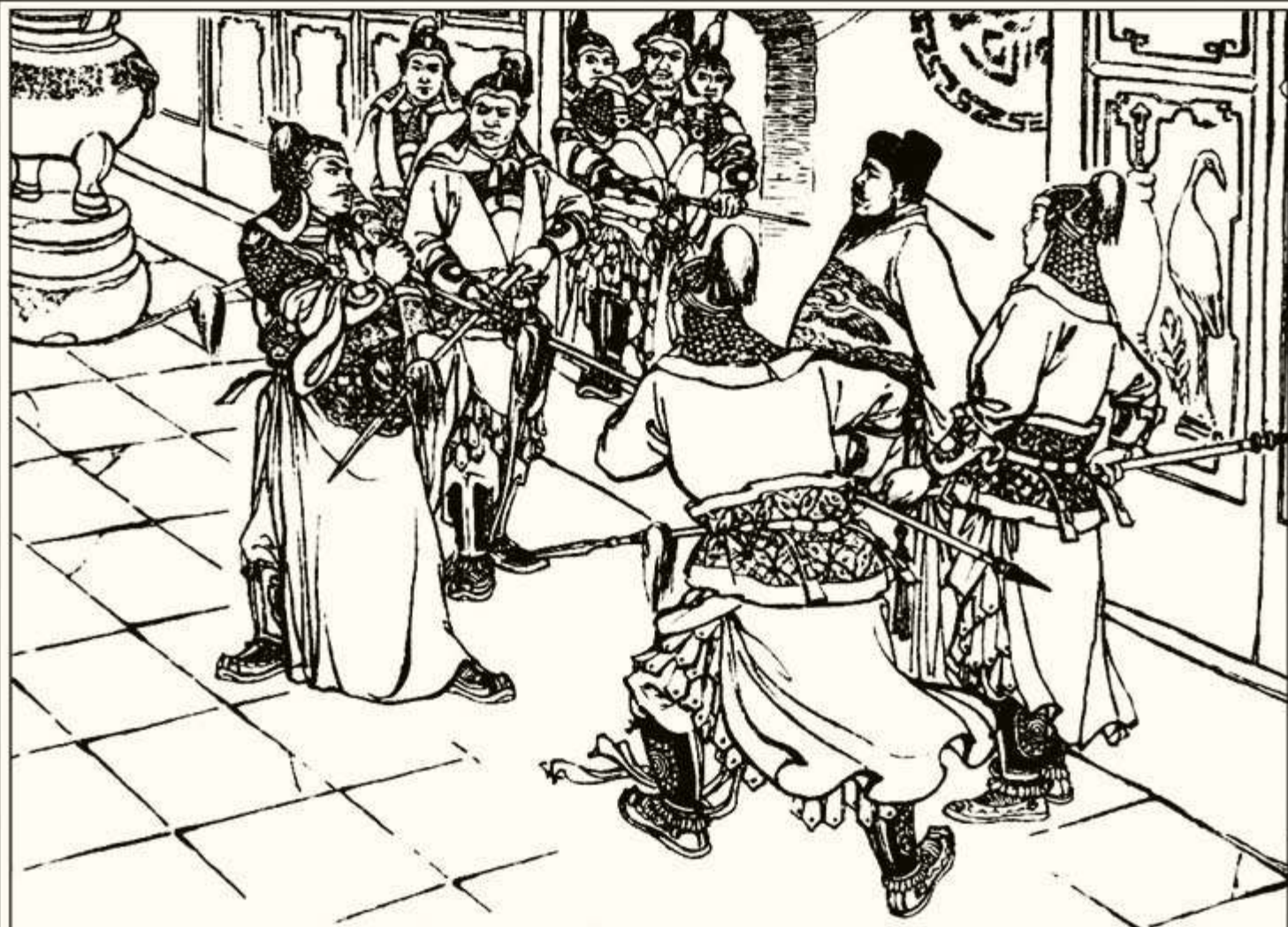
(80) 林冲便跟着两人再走，又过了两三重门，到一个去处，只见周围都是绿漆栏杆。



(81) 两个差人又引林冲到一处堂前，说道：“教头，你且在这里稍等片刻，等我们进去禀太尉。”



(82) 林冲拿着刀，立在檐前。过了一盏茶功夫，不见太尉出来，林冲心疑。随即掀起帘来，跨将进去，猛抬头看时，只见正中匾额上写着四个青色大字“白虎节堂”。



(83) 林冲猛然省悟道：“啊哟！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，我怎能无故走入！”急待回身，只听得一阵脚步响，从堂后冲出一群卫士和高太尉，卫士齐声喝叫：“拿刺客！”



(84) 林冲忙分辩。他想：“卫士不知道太尉叫我拿刀来比看的事，好在太尉在这里。”便捧刀上前唱喏请安。



(85) 太尉喝道：“林冲，下官并未叫你，你竟敢拿着刀闯入白虎节堂，不是来行刺下官，是来做什么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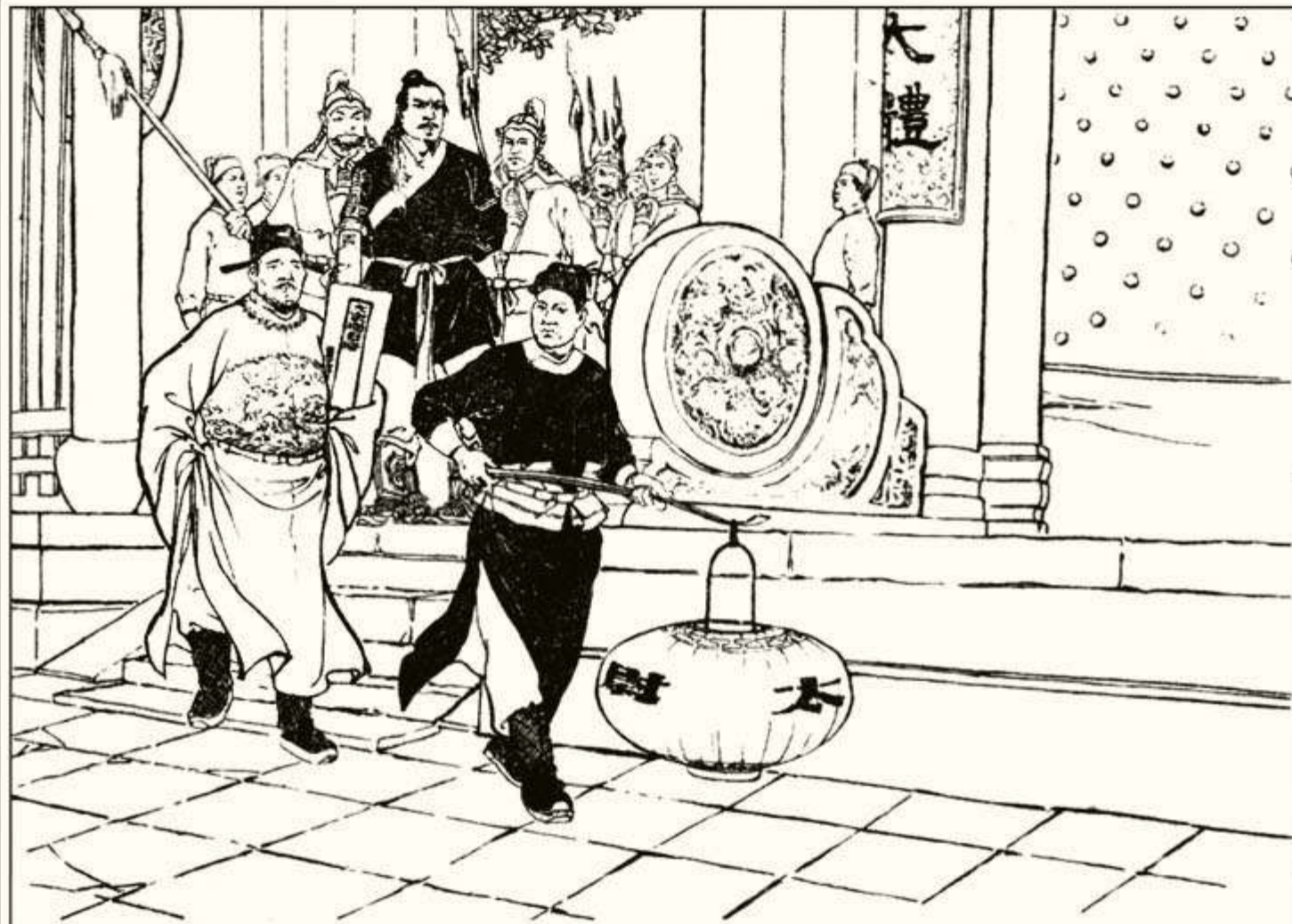
(86) 林冲一听，想：“怎么，连太尉也这么说！”便躬身稟道：“恰才恩相命两个差人来叫林冲，叫拿刀来比看。”太尉喝道：“差人在哪里？”林冲道：“他两个已跑进堂后去了，叫林冲在这里等候恩相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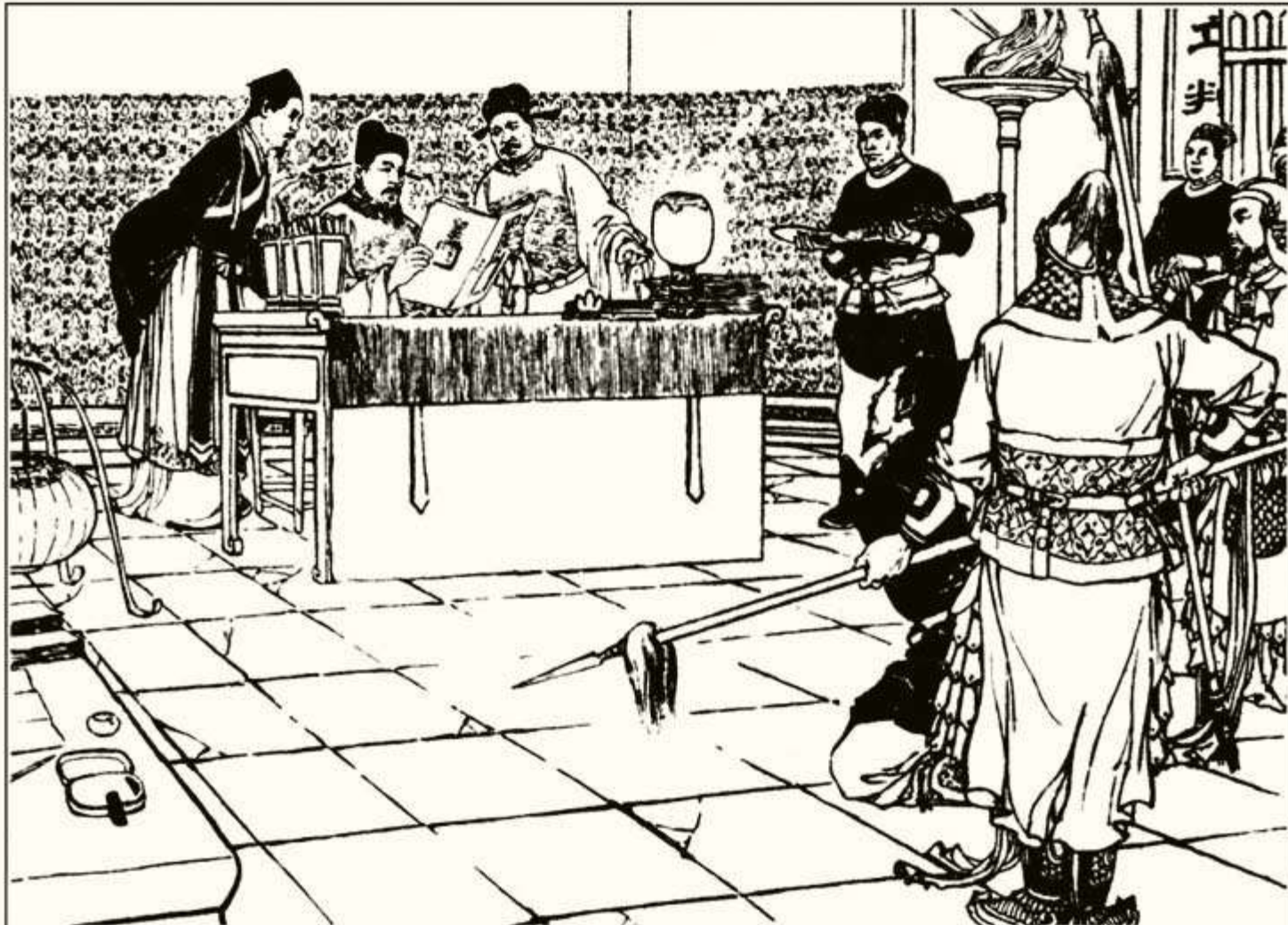
(87) 太尉喝道：“胡说！什么差人敢进我府堂里去？左右！与我拿下这厮！”话犹未了，两边二十多个军汉，把林冲横推倒拖，双手缚将起来。



(88) 这时候，林冲才想起日前买刀的事，顿时省悟：这原是高太尉设下圈套，陷害自己，好把娘子弄到衙内手里。便咬紧牙，低着头，一句也不说。



(89) 高太尉当下叫左右把林冲解往开封府,交滕府尹(宋朝京都所在地的知府官)审问判决,并嘱军校封了宝刀。



(90) 差役把林冲押到开封府。林冲跪在阶下。差役将太尉的意旨对滕府尹说了，又把太尉封的那口刀呈上去作证。



(91) 林冲将高衙内怎样在东嶽庙调戏他娘子，怎样使陆虞侯用计，怎样在街上买得宝刀，以及高太尉怎样叫差人来传呼他比刀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



(92) 府尹听了林冲口词,把回文交给了殿帅府的差役,一面叫左右把林冲枷了,收入牢里。



(93) 林冲娘子知道了，哭得象泪人一般。林冲的丈人张教头，忙来安慰娘子。



(94) 娘子叫錦兒送飯到牢里，一面使用錢財，買通上下。



(95) 当时开封府有个当案孔目(执掌文书的官吏)姓孙名定,为人鲠直,十分好善,人人都叫他做“孙佛儿”。张教头知道孙定的为人,便来请他周全林冲。



(96) 孙定明知林冲是冤屈的，回到府里对府尹禀道：“这事果是屈了林冲，只能周全他。”府尹觉得很为难。



(97) 府尹道：“据你说，怎的周全他？”孙定道：“看林冲口词，是个无罪的人，只是没拿住两个差人。如今只着他招认做‘不合身佩宝刀，误入节堂’。脊杖二十，刺配沧州。”



(98) 滕府尹便亲自去向高太尉禀说林冲口词。高俅情知理短，又碍着府尹，只得准了。



(99) 府尹回衙升堂，从牢中提出林冲，叫左右除了长枷，打了二十脊杖，又叫一个文笔匠刺了面颊，量地方远近，该配沧州牢城。当堂把一面七斤半“护身”枷钉上，贴上封条。



(100) 又押了一道牒文，差董超、薛霸两个公人监押前去。两个公人领了公文，押送林冲走出开封府。



(101) 只見眾鄰舍和林沖的丈人張教頭，都在府前接着。張教頭一見林沖，便上前摠扶。林沖道：“多蒙孫孔目照顧，這頓棒打得不狠，因此走得動。”



(102) 张教头引林冲和两个公人，到州桥下酒店里坐定。叫酒保安排好酒好菜，款待两个公人。张教头又拿些银两给董超、薛霸，要他们在路上多多照顾林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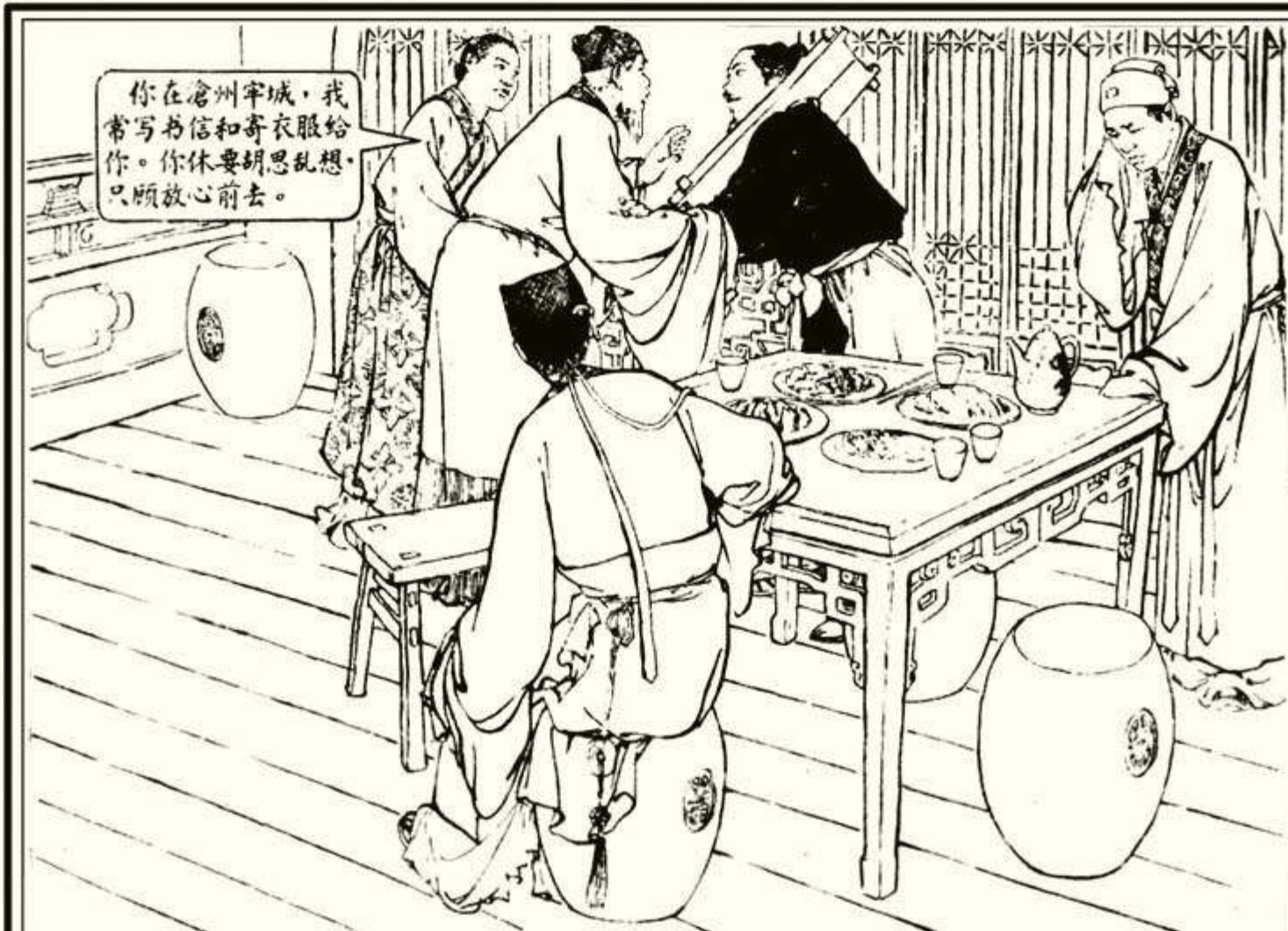
(103) 林冲执着丈人的双手道：“岳父在上，我撞了高衙内，吃了一场屈官司。今日有句话说，望岳父体谅！”张教头道：“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。”



(104) 林冲道：“你女儿嫁给小人，已经三载，不曾有半点儿差处。今小人遭这场屈事，配去沧州，生死难保。娘子在家，小人去了，心里记挂……”



(105) 林冲接着说道：“这是林冲自愿，非他人逼迫，小人今日就在众高邻前，明白立纸休书，任从改嫁，并无争执。这样，林冲去得心安，免得高衙内陷害。”张教头哪里肯依。



(106) 张教头劝道：“你遭了横祸，又不是你的过错。今日权且去沧州躲灾避难，早晚放你回来时，依旧夫妻完聚。老汉把女儿和锦儿接回家去，三年五载也能贍养得，又不叫她出入，高衙内要见也不能够……”



(107) 林冲道：“若不依允小人，林冲便是挣扎得回来，也誓不和娘子团聚！”张教头听林冲这般说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权且由你写下，我只不把女儿嫁人便是。”

……此系自行情愿，并非
相逼。恐后无凭，立此为照。
……年……月……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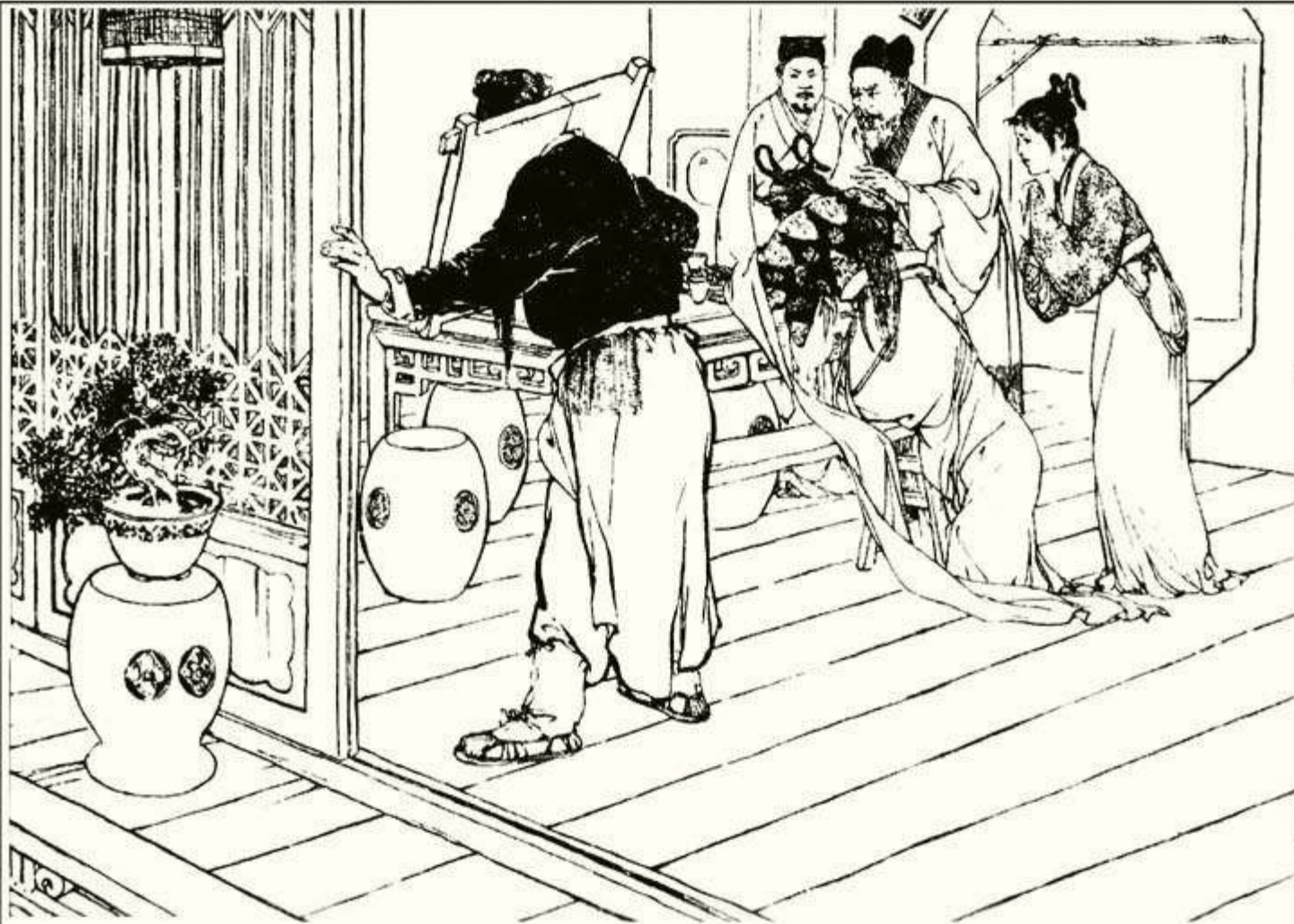
(108) 酒保买来了纸，写文书的也到了。林冲说一句，写文书的写一句：“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，为因身犯重罪，断配沧州，去后存亡不保。有妻张氏年少，情愿立此休书，任从改嫁，永无争执……”



(109) 休书写好了，林冲接过笔来，在年月日下押个花字，打个手印，正要交给丈人收执时，只见他娘子号天哭地叫将来；使女锦儿抱着一包衣服，满脸是泪，跟在后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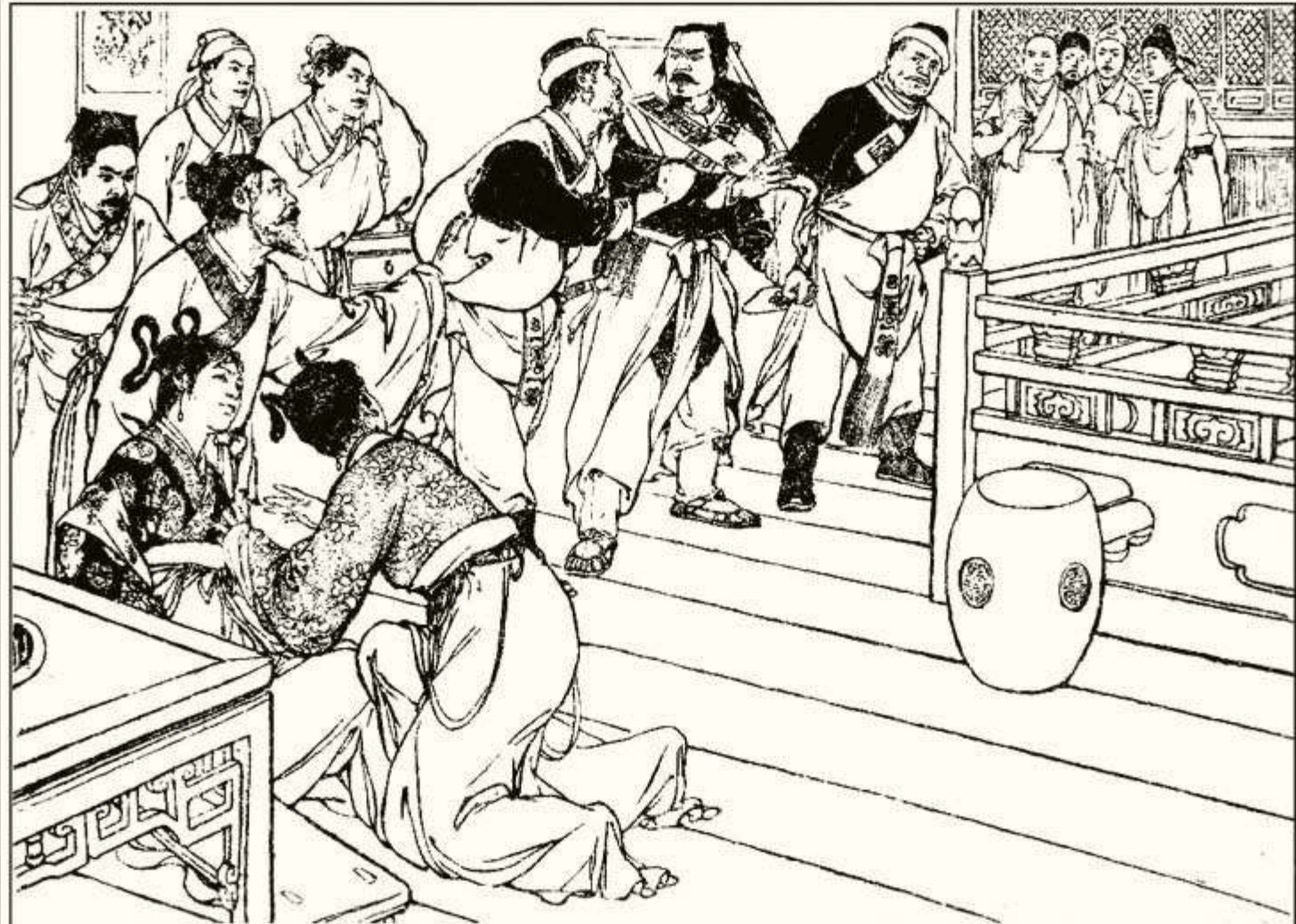
(110) 林冲见了，起身接着道：“娘子，小人有句话说，已禀过你父亲了……”就把写休书的缘由说了一遍。那娘子听罢，又哭将起来。



(111) 张教头劝道：“我儿放心。只是女婿这么主张，我怎舍得将我儿再嫁人！这事且由他做去。他便是不回来，我也安排你一世的吃用，只教你守老便了。”



(112) 那娘子听说，心中难受，又见了这封休书，一时昏厥过去。



(113) 锦儿忙把她扶着，半晌方才苏醒。林冲把休书交与张教头。张教头嘱咐林冲：“我明日便将女儿领回去，养在家里，待你回来完聚。你去后，有便人，就带书信回来。”



(114) 大家下得樓來。鄰舍婦人勸林冲娘子，和錦兒一道相扶着回去。林冲拜辭張教頭并眾鄰舍，由董超、薛霸押着，向滄州去了。



误入白虎堂

原著 施 耐 庵

改编 阿 秀 阿 南

绘画 颜 梅 华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兵书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64 印张 1 28/32

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0,001—1,000,000

统一书号：8081·11521

定价：0.14元